

新中國文藝叢書

鴉群

靳以著

新中國書局出版

錄存；



佩贈

于民廿四年一月三日

854-27

目錄

父親	一
黑影	三〇
困與疚	五一
爛君	七五
姊姊	九六
結束	一三六
羣鴉	一六三
旋	一八四



001686024



父 親

一直父親嚴厲和剛愎的個性，很小就記着，到現在仍然是很明晰地浮在腦中，雖然自己已經是兩個孩子的母親，和由戀愛而結婚的沉度着快樂的共同生活；可是有的時候想起來，仍然覺得凜然的。

四歲的時候，說是隨在父親身傍便於管教一些，就離開故鄉蘇州到北京去。母親因為要侍候老邁的祖母還留在家鄉。就是女兒身，被父親責打也是常有的事。但是說起來大小因為自己淘氣，總是非常湊巧地被父親遇到，於是就被叫到他的身前去了。想退縮也沒有法子，真像一隻小鼠遇見貓一樣的。

「芸兒，方纔到什麼地方去了？」父親嚴正的詢問，很沉重地一個字一個字說出來。
「沒有到什麼地方去。」低低地回答。

「胡說！」像一個雷在響了，「明明看見你又到井臺旁面去玩！」推賴也不成了，不敢再說什麼話，頭低下去，小手指放在嘴裏含着。

「又把手指放到嘴裏去，總說也不改！」

真是越怕在父親眼前做錯事，偏是自己太過於疏忽。眼看着他拿起那個二寸寬的木板來了。

「爸，我不敢……下次再也不敢了！」知道是應該求情的時候了。

把自己的手背到身後去，可是父親早已抓住了，那時，我的眼睛裏充滿了淚。

「爸，饒了罷，再也不敢了！」

這樣的話已經不能收什麼功效，木板早就無情地在手心上一下，兩下，三下——打着了。立刻我嚎啕大哭，「媽呀——媽呀！」父親的腕力像是漸漸地減少了，終於放開我的手，就伏在牆上哭起來，像是受了天大的委屈。

就一直哭聲不能停止，到力量盡了，也覺得疲乏，只還是抽噎着的時候；偷偷望見父

親坐在椅上，手支着頭，靜靜地在想什麼事情，眼裏流出的兩大顆淚珠掛在額上。

自己就跑到牀上睡去了，有時在夢裏會被無名的惡夢驚醒，哭着，喊着，那時覺得出一個粗大的手，在我的背上輕輕拍着，哼着不熟習而生硬的眠歌，使我再安靜地入睡。

醒了的時候，天已經晚了，纔睜開眼，就看見父親的臉在傍面，立刻想很快從牀上起來，但是父親的手早就按着我了。

「不要這樣快起來，再躺一會兒罷。」

聽從父親的話，就又躺下去。這時，我看見了不知什麼時候我的身上覆了一牀鵝絨被。父親的臉，靠近一些了。

「芸兒，今天我責罰你對麼？」

「對的，爸，是我的錯處。」

「到井口去玩多麼危險呢，一不小心掉到裏面去就要淹死了。」

我默默地不說話了。

「下次記住不要再這樣做罷。」

「是，爸爸。」

父親的臉上也露着高興的樣子，我也覺得高興，他吻我的臉，硬髭刺着我的臉，不得不叫出來：

「爸，痛呀！」

他立刻離開我微笑着。那天說不定就會把我領到菜館去，給我頂高興喫的食物。

父親那時只有三十多歲，說起來正是壯年，他的判斷力和自信心都是強的，而且很早就養成一種可貴的習慣，對於做任何事都是有系統，有步驟的。但是，似乎火性太烈了；於是性情就不免偏於暴躁，因為事情之不如意對於什麼事都看不過去，我被責打的事，在那個時期中是最多的了。

也許因為很小就離開母親，像捨哥兒似的，對於什麼都是漠漠然，而且也不肯用心。在被責打之後，父親的怒氣仍然沒有消下去，就不來理我了。一個冷清清地一直睡到九

點鐘，晚飯也不喫了，就由女僕服侍着鑽到被裏去。這樣，得不到如往日的安慰，就分外感到傷心，失望。但是在第二天早晨，又是把什麼都忘記了，跑到父親的牀前問安。

五歲的時候，父親要我起始讀書。一天晚上，父親給我一本書，有圖也有字的。有一次讀到犬字，父親告訴我說：

「這是犬字，就是看家守夜的犬。」

當父親告訴我犬字的讀法時，我明明看見上面畫着一隻狗，就問父親：

「這是狗，不是犬。」

「犬就是狗，說起來文雅一些。」

「可是從來沒有一個人把狗叫做犬呢。」我像是得着十足的理由。

父親被我說得沒有法子，就告訴我這是犬字，不要再想旁的字。

再過半年，父親要我習字，他拿給我元書紙，一支毛筆，一個銅墨盒，一個銅鎮紙，還有兩張紅色的字影。先是父親坐在我的身後握着我的手寫，一月之後他就要我自己寫了，



6
一
說是每月要看的，不用心是要打的。

寫字的地方是父親指定的客廳裏，安放著適合我用的桌椅。每天上午八點鐘要去寫兩張，放在屜子裏，然後再出來。那是一間高大的廳，陽光都被兩窗遮掩了，房裏是陰森森的。自小聽來一些鬼怪故事，就認定那廳裏是鬼怪出沒之處。平時一個人都不敢跑進去，要我在那裏習字真是不得了的事！常是拉着一個女僕來伴我，一直等我把字寫完和我出來。遇巧父親在家的時候，看到我要人陪伴，就嚴厲地說：

「這麼大，還怕什麼？總是少不了人作伴，真豈有此理！」

雖然父親沒有一定說不許人來伴我，可是自己真是沒有膽量絲毫違背父親的吩咐；就一個人靜悄悄地溜到客廳裏去。

纔到了客廳，恐怖之心立刻就起來了！又不能尋人相伴，只好自己忍着。好像客廳更廣大一些，更空洞一些，也更可怕些。放鎮紙的回音，會把我陷在大的驚擾之中。

因為心是在疑神疑鬼之中，所以真像身後立着一個精靈在偷看。心慌起來了，猛然

地跳着，冷汗涔涔地從額間滲出來。手呢，不自主地就很快地揮寫起來。連頭也不敢回，好像要被鬼怪一口吞下去似的。趕忙把兩頁紙畫完。

心立刻輕鬆許多了，如同完成最艱苦的工作。把雜物都收拾好了，就很快跑出來，砰的一聲把門關了，好像把精靈剩到房裏。天空的太陽正出神地照着。

可是到了每月父親判閱的時候，就擔着心，立在父親的眼前，看他一頁一頁地放過去，一直到都看完了，心纔能安靜。常是因爲不用心的地方被發見，責打就很難逃了。

六歲的時候被送進初等小學堂去。我還記得一個大清早，父親把我送到學校裏去。聽着父親說學校是如何好玩，連一夜都沒有安睡，想着快些到學校裏。早晨，忽然微微地生出一些悔意了；可是，我不敢和父親說不去，只好由他把我送到一個很遠的地方。

父親先領我到校長室，依照父親昨晚的囑咐，我向那禿了頭戴着眼鏡的人鞠躬。隨後我又被領了去見一年級的主任，那是一個四十多歲有慈善的臉的女人。我也照樣向她行一個禮。父親向她說一些客套的話，最後一句話使我記得最清楚：

「小孩子非常笨，又淘氣；不肯好好讀書，儘管責打好了。」

我真怕這句話，可是我一看見先生慈祥的臉，我的恐懼就消下去了。

在殷勤的拜託之後，父親走了。那時我的心裏立刻感到難過，好像被人丟到沙漠中的小動物一樣。什麼對我都是新的，甚至於說是有些可怕的。

上課鐘響了，主任領我到講堂去。一走進門，就看見了那麼多陌生的臉。我怕極了，深覺着不可再留的意味。他們像是對我都含着惡意，我哭起來了，我大聲地喊：

「我要回家，我要回家！」

那個慈祥的主任哄我，勸我；可是我一點也不肯聽她。我哭喊着要回去，幾十個和我年歲相仿的孩子都笑我了，我還是一定要回家去。

主任耐性地勸我，告訴我下一點鐘就是遊戲；我總是什麼也不聽，她一點法子也想不出來了。

「你們先溫舊課，我停一些時就來。」她向其餘的學生說。

她把我從講堂領出去，我的淚還是流下來，落到塵土上，凝成小的圓點。她把我領到她自己的房裏去，要我在那裏等一些時，就派校役把我送回去。她拿出積木箱給我，還有一個花花綠綠的大布娃娃。她囑咐我到下課再來看我。

我就在她的房裏玩起來，因為母親一向不在身傍，從來沒有人顧及我的玩物；所以覺得很有趣。我想着：就是回到家裏，父親又要責打，說不定還要送轉來；故此到她下課來看我的時候，回去的意思一點也沒有了。

「現在你要是願意回去，我可以派校役送你回去。」她走進來就柔和地說。

「我不回去了。」我的臉露着笑容。

「怎麼又不想回去了呢？」她有一點驚奇。

「我不想回去了。」

她笑了，我知道她的心裏一定想我是被希奇的玩物吸引住，可是我自己卻是更怕見父親的臉。

雖然說是進了學校，家裏習字的功課仍然沒有間斷，每天放學之後，還要受那活非。八歲那一年的一天，從學校回到家裏，忽然看見父親也從外面回來了。因為他平日的尊嚴，就是我那自然的笑，也要強制地斂收。不過今天父親的臉上，卻露着高興的樣子。

「芸兒，你母親明天就要來了。」

「媽要來了，什麼時候來呢？」那時我高興得幾乎跳起來。

「坐通車來，明天早晨六點鐘到東站。」

「爸，明天我去車站接媽。」我懇求着。

「時候太早，大冷天，而且你要上學。」

「爸，不要緊，我不怕冷，上學也決不會誤。」

「還是不要去罷。」父親的口氣，已經露出一點允許的可能。

「爸，答應我去罷！」哀求着。

「好，明天和我一路去罷，今晚早點去睡。」

我高興極了，居然在父親眼前放肆，連跑帶跳地出去，一直聽到父親在房裏喊：「不要跑，看攢交！」纔嚇得不敢那樣放肆，一步步裝着很安然的樣子回到自己房裏。

但是太高興了，連陪伴我的女僕都看出來了。我就告訴她明天媽來，今天晚間我要早一點睡。

真是那晚很早就鑽進棉被裏去，可是兩個眼總是很清醒地睜着。雖然母親的影子在腦裏早已有有些模糊，可是提起母親來不知道如何就會那樣快活。

連女僕都笑我了，她說把燈熄了也許能睡着。燈滅了，我要她在牀邊守着我，因為我很怕在漆黑的房裏，我還睡不成，我要女僕把燈開了替我講故事。

她就說起來了：

「東村裏有一家，有一個小妞，小妞的媽早死了，她爸娶一個填房……」

「小妞是小姑娘麼？」我插嘴問她。

「是姑娘呵，挺俊呢，還梳兩個紅小辮。」

「牠幾歲啦？」

「十歲，她天天早晨太陽沒上來就起來，要不起來就挨打。她要打水，餵豬，放牛，推磨……一天也沒有閑着的時候。爸也不愛她啦，她天天哭……」

聽得入神，感到沒有母親的孩子的苦處，眼睛裏包着同情的淚，我卻睡着了。彷彿是纔睡着的時候，就聽着女僕在耳邊叫：

「芸小姐，芸小姐，醒醒罷。老爺都起來了。」

我很不情願睜開眼，因為那時溫柔的夢正把我弱小的心織在慈愛之中。終於當我稍稍清醒了，知道母親還沒有來到我的身傍，立刻眼就張開了。

燈早已明起來了，猛然間覺得光亮非常刺目。定一定神，看見外面仍然是黑漆漆的，隱約地可以聽到一兩聲晨雞的長鳴。尙未消盡的倦意，睡在牀上打了一個呵欠。

女僕把衣服在爐邊烘暖了，催促我快些起身。好像是太冷了，伸出半個身軀，又嚇得縮了進去。一想到車站去接母親，常在腦中縈繞着的母親，立刻什麼也不怕了。敏捷地從

暖烘烘的被裏出來，穿好衣服。的確，天是太冷了，上下的牙齒不住相擊，心都像是抖動的。

什麼都整齊了，就跑過去見父親，父親卻像比平日溫和得多了。

「芸兒，不覺得冷麼？」

「不冷，一點也不冷！」我堅決地回答，生怕他會不帶我到車站去。

實在說起來，父親是管教有方的，可是缺少母親們特有的愛撫。也許因為男女之性情根本不同，以致如此。所以在那時的心裏或是有些怨意，現在追憶起來，覺得自己那樣想法是不應該的。

父親和我都穿了皮外衣，坐在一輛馬車裏，經過十幾里不平的街道到車站去。我仔細地看着父親，忽然覺得他是偉大的了。他的身材很高，肩部也是闊的，兩眼奕奕有神，而且他的皮膚總是露着健康之色。到我十幾歲的時候，更知道父親能耐苦，思想精密，有條理，果敢，沉毅，不過對於一切都太嚴厲了。因為自信心過分之發展，而陷於剛愎之一途。

馬車停了，父親領我到月臺去。那時距火車到站還有二十五分鐘。天還沒有發亮的

預示，風好像更尖削了。如一把鋒利的刀在臉上劃着。我的脚有些感到冷了，彷彿凍得有些麻木了，我倚在父親的身傍。

車站上的鐘響過，脚夫路警和鐵路職員都分散站着了。遠遠一個很亮的燈，閃閃地很慢向前推進。

「爸，你看那個燈多麼亮！」

「那就是火車上的。」

我立刻喜悅非常，把所有的希望都放到那上面去。我想着那載着我的母親，我該如何酬謝它的盛情呢？我的心起始跳起來，想着就快要抱到母親的懷裏去了！

火車緩緩地停下來，正在距我們站立地方很近的一部車廂裏，走出一個三十多歲的婦人來，還有一個五六歲的男孩隨着她。父親就走過去，告訴車夫照顧行李，我只呆呆地望着。

「芸兒，還不給母親行禮！」父親指着那個婦人說。我立刻就依着他的吩咐做去。

「媽，好呀！」

一知道她就是我的母親，就好像覺得出她的心內是蘊有無限慈愛的。我的淚流出來了，撲到她的懷裏去。

「呵，寶寶！」母親的手輕輕拍着。真是，還沒有一個人這樣親愛地叫我呢，她吻我，用絲巾替我擦眼淚，六歲的小弟弟站在她的身旁，好像有點生氣了。

「媽，你愛她啦！」他非常憤然的樣子，很有點要哭的趨向。

「金兒，這是姊姊。」

小孩子的怒氣很快就消下去了，我拉着他的手，親他的臉。

母親一手領着我，一手領着弟弟，隨着父親走出車站了。

在馬車裏，我倚在母親的懷裏，弟弟倚在父親的膝前。車穿過許許多多大小街道，馬蹄清脆地在石板路上響着。

我告訴母親許多事，告訴她辮子是自己編的。我又告訴弟弟我有一本頂好看的圖

畫本。我還告訴學校裏有一個很好看的狗，它會打滾，會拜客，不咬人，只把舌尖舐我們的
手怪癢癢的。

車在家門停了，我領着母親的手走進去。天已經發出一些灰色了，朝陽不久就可以
望到。我們都在父親的房裏，父親和母親問一些家鄉情形，我只如小鳥樣依在母親的膝
前。

被快樂佔據了整個的心，默默地，時間就溜過去了，時鐘正在敲八下。雖然已經到了
平日去學校的時間，我真捨不得離開母親；可是我也自知沒有力量和父親說不到學校
去的話。

「芸兒——」父親的聲音起來了。

「我知道，我就收拾書包去。」我早知道父親要說的話，就戀戀地吻了母親的手，回
到自己房裏，挾了書包上學校了。那天我還記得是心不在焉的坐在講堂裏，一直等到最
後的下課鐘響了，我纔如一個遇赦的囚犯急忙地跑回家去。

有兩個月弱小的的心浸在慈和的母愛中。我真快活極了，臉上好像告訴人說：「你們知道麼，我的母親天天吻我呢！」就是被責打的事也比從前少了。有的時候父親被母親勸過去了；就是脫不掉的時候，過後也有母親盡情的安慰。因為是有了安慰，就更大聲哭起來了。

弟弟呢，是很好的孩子。他生着圓圓的臉，頰上總是掛着笑靨的。他不像一般男孩那樣兇暴，不講道理。我把我的畫本都送他了。

母親在住過兩月之後，說是又要轉回蘇州去。那對我真是一個不幸的消息，我就跑到母親的面前去問：

「媽，是要走了麼？」我伏在母親的懷裏，頭仰着。

「總是要回去，祖母也少不了人照料。」母親的手撫着我的頭髮。

「我不要吃你走。媽，我不要吃你走！」淚已經滿了我的眼。

「寶，過半年我再來看你。弟弟都不回去呢，和你在一起玩，就不會像以前那樣沒有

趣了。」

我哭了，我哭得很傷心，可是母親仍然是在一天晚上，預備搭夜車去。

「芸兒過來，我告訴你話。」母親看見我一個人站在牆角那裏，就向我說。

我緩緩地走到她那裏，母親握着我的手，吻我的臉。

「芸兒，過半年我還來看你，自己要聽父親的話，不要淘氣，也就不會要父親生氣了。」

「媽，我聽你的吩咐。」我的淚早從眼眶裏流出來了。

「這麼大的姑娘不許再哭了，看旁人笑話。」

我更忍不住了，母親也哭了。

「媽，不要回去啦，不要回去啦！」我哭喊着。

什麼都不能阻止母親之南旋，父親一在眼前出現，我就忍着哭聲離開母親的懷。

母親走了，弟弟和我在北京，真也不像從前那樣寂寞了。

在我十四歲那年的時候，有三件對我最要緊的事：我從小學畢業了；母親因為祖母

之喪，也就到北京來，和我們永遠同住下去；最後就是我的訂婚了。

關於我的訂婚，一直是茫然的。聽說對方是父親朋友的兒子，比我大兩歲，隨着家裏的教師讀一些五經四書。這完全是父親的主張，因為父親平日到他家裏去領略過他文雅的談吐，和溫和的禮貌。

我記得那天家裏是很熱鬧，許多親友都來喫酒。母親也非常高興，給我穿了一件緞袍。母親告訴我，不要到前廳去，怕被人家看了去笑。我始終不明白為什麼人家要看我，為什麼看了我還要笑。

我從來沒有看見父親有那樣高興過，他在賀客中間周旋。他的臉上露着笑容，好像他的心也在笑了呢！

從小學畢業之後，我考入女子中學；因為母親之北來，我的心得着一個附託；可是我的訂婚，卻是渺渺茫茫的。

因為學校距家遠了些，就住到寄宿舍去。那時我只知道讀書，把我的腦力都放在尋

求知識的途上去。三年是如此地過去了。

中學最後一年，我纔知道一些事情。從同學的談話中，知道父親給我的訂婚是不宜的。

——那像什麼事呢，把兩個陌生的男女牽到一處，絲毫感情也沒有的，就要說是夫妻了。這固是一種恥辱，並不是待「人」的方法。而且父母們是用我們做禮物，以維持老人間之友誼的。於是他們都高興了，滿足了，更好像做一件大功德的事一樣。可是這就要我終身來忍受了！而且到了那個時候，沒有法子再恢復自身的自由，將在愁苦中消磨我們的一生！對了，他們是愛我們的，他們應用他們父母的方法到我們的身上來；他們沒有想到，父母的滿足，不是子女們的滿足呀！

學友的雄談，深深印在我的腦裏了。想起了自己的訂婚，正是她們所說的情形。在深夜，當人們都睡了，我默默地想着：真是一種恥辱，不可忍受的恥辱！好像一刻也不能再忍下去了，我那時真想叫出來。但是我還是暫時忍下了，計劃好如何去和父親說，解除這種

婚約。疲乏和憂慮使我陷於夢的境地中。

懷着計劃好的對答，在星期六的下午照例回到家裏去。母親依舊問長問短，她又說我瘦了。她又說一定是學校裏不舒服，我只隨便答她。我好像就要上陣的勇士，等待着戰鼓的聲音。

預備着拼了全身的力量謀一生的幸福，可是回到家裏的勇氣就不如在學校裏那樣強了。等到站在父親的書桌前面，就微微有些失措了。在嚴厲的口吻中，他問我在校的情況。我小心地回答，好像我的聲音有些顫了。忽然，父親說了以下的話：

「芸，你的臉色很不好看。」他對我的臉望着。「你有什麼不舒服麼？」

「沒有什麼，爸，沒有什麼。」我囁嚅地回答。像他那嚴銳而含有慈愛的眼已經洞穿了我的心，我感到冬日的寒意。

他握我的手，察我的脈搏，我想這是一個機會了，把我心內的苦悶告訴他罷。他一定會答應我的請求，我想說了，我想用力說出來；可是什麼也說不出了，我呆呆地立着。

「沒有什麼要緊，怕是睡得太少的緣故。早些到房裏去睡罷。」在異常溫柔的語調中說出來。

聽了他的吩咐，眼裏含滿了淚，走回自己的臥室。

事後我追悔了。不知是自己的力量不足，或是父親的力量過大？

從中學畢業之後，我考入××大學文科。那件大有關於我的終身的事，總是在心上繞着。我又認識了沉，由他妹妹的介紹。在學校裏我們是同級，因為有文學上共同之嗜好，使我們的友誼更深一些。

那時，沉是二十歲。他的體格很雄偉，臉是紅紅的，帶有北方人的特色。他的心，他的性情，卻還存留着孩子的天真。他很直爽，說出心中想說的話，而且是不大十分顧忌的。他的喜怒是很容易從他的臉上看出來。於是使妬恨他的人更妬恨；而愛他的人，更愛他了。

從深厚友情之中，愛是漸漸地滋長起來了。我總認定他是有作為的人，我總記着他所訴說的豪志，我總記着他那肯做的精神。我真有些傾倒於他了。她是在男人女人們的

面前總是整個的顯露給人，他不會隱藏自己，他不會如一般男子那樣在女子眼前獻媚。在相識後的第二年，我是爲熱病而住在醫院了。我一個人冷清地睡在病室中的牀上，候着時間像牛車一步步地從身邊挨過去。因爲空洞的寂寥，在心間湧起了一切的事。病者特有脆弱的心，竟使我常以淚洗面。父親每天總來看我，安慰我；我真奇怪父親的性情來得溫和得多了。也許他知道病人的心情強自抑制他的個性而來待他在危波中掙扎的女兒。

病中沉也不時來探望。我總是約他父親不會來的時候到病院來。和沉之愛雖然是
一件正當的事，我也沒有力量立刻在父親的眼前表白出來。

母親是不常來的，因爲家事之紛亂，她自己也生着胃病。她來看我的時候，一定帶來
平日最喜歡喫的食物，嘴裏還不斷地說：

「芸，還想喫什麼呢？告訴我就給你做來。」

有時由於母親之慫恿，就偷偷喫些不適宜的食物，使病狀又險惡了。

我還記得有一天晚間，我的胸中好像有一堆乾柴在燃燒。嘴一張開就像有火焰伸出來。我的臉也熱到極度，通身都像被火熔乾了似的。我的腦裏昏亂了，我的嘴裏沒有一滴水，我失望，毫無氣力地叫着：

「我渴呀，我渴呀！」

立刻我失去了知覺。當我醒了的時侯，我看見圍在牀邊的醫生看護婦之中，父親是默默地，兩眼充滿了淚望着我。我像聽見他們爲我的蘇醒都大大吐了一口氣。父親走近牀來，臉上掛着淚珠低低地問着：

「芸，還有什麼難過麼？」

我搖了搖頭。告訴他現在沒有什麼不舒服。

聽見我的話，在他臉上顯然地露出輕鬆的樣了。他溫溫地吻一下我的前額。

從危境中逃出來，我仍然在病院中休養。於是一個大的事故發生：這就是一個下午，父親遇到沉了。我告訴父親這是我的同學，他很恭敬地向父親行禮。我知道我自己的聲

音有些不自然，而且沉的臉，不知是什麼原因，也漲紅了的。只有很少的談話，沉就告辭了。一直到我離開病院，沉和父親相遇有四五次。

我知道父親在注意他了。對他的談話中我聽出有偵查的深意。在說話的時候，父親的臉常是變色。可是後來父親卻始終一句話沒有向我說起來，一直到我從病院裏出來。整個的寒假是在病中過去，又在家裏休息一星期，纔到學校去。病後的身體卻漸漸比以前還要胖了，什麼都是很舒適的。

一個星期六的下午，一個年輕的客人在家裏出現了。父親和他在客廳裏談話，隨後就由僕人傳信說父親請我到客廳去。我去了，父親替我們介紹，我忽然記起這就是父親的佳婿。他很瘦，臉上浮着油滑的笑，沒有一點血色。立刻在我的心上浮起無名的厭惡來了。要不是父親也在那裏，就要立時離開。我真是做了半小時的傀儡，對答他那毫無意味而淺薄的話。我故意裝着很高興的樣子，父親像是被我騙過去了，他很得意，也許心裏想着：

——你看，我的選擇不差罷？這樣好的丈夫，那裏能尋得到呢！

我推說有些不爽，纔得早些離開了那裏。我匆匆地回到自己房去，我感到一種恥辱，我竟嚶嚶哭起來了。

在不歡的情緒中，於星期日的晚間又回到學校去。沉竟爲我的戚然而驚訝了。他問我是不是有什麼意外，我沒有力量回答他，含淚和他很快地分別了。

星期一的下午，家裏僕役送來父親的信。寫着從母親的嘴裏知道你竟不歡終日的。寫着不知道是否由於我之多事把你的未婚夫請來而發生你的不願？寫着只以品貌取人是只有失敗的。寫着像××的學識是在少年中很少有的，而且他是非常老成持重。寫着從各處探詢都知道你在校品行不佳。寫着和那個狡滑的×君交友是不應該的。還寫着他是一個市井流氓近乎騙子一類的人。寫着近來的社會是一天不如一天了，連女兒都不肯聽父親的話。寫着那裏有父親不爲自己女兒的終身着想麼？寫着將來××若是不出人頭地情願戳瞎了自己的眼。寫着和×在一起不只連累自己的名譽而且破壞舊

有的家風。寫着一定要聽我的囑咐和×斷絕，否則就是自絕於父，自絕於家！

父親的憤慨從行字間看出來。像他那嚴厲的臉立刻在眼前浮起來。一個字一個字都像他的眼在望着我。我不自主地淚流下來了。可是，不知如何有一種力量從心裏起來，我想把什麼事都告訴他。我很快寫了回信，信的末尾寫着要我和××維持這樣無味的關係是不可能的。

信寄出去了，到星期六回家，我看見父親怒容滿面的臉。最後有半年的爭執，父親同意了和××婚約之解除，可是仍然以為沉不是可託終身的男子。

「現在什麼你都如願了，可是像×君那樣的人，實在不是好青年，我在社會中這麼多年，什麼人都能很正確地看出來。他是輕浮，不負責任。你一定要遵從我的話，立刻和他斷絕。再要是不聽我的話，我就不能饒你！」

要我和沉分開，那還真不如死了好得多呢！不知為什麼父親總是固執着對於沉的荒謬批評。沉給我的愛，如他個性一樣忠實的。父親有什麼理由可以說他輕浮呢？

後來被父親知道了我完全沒有遵從他的囑咐，他就大大罵我了。他給我更嚴厲的警告，罵我不長進，目無尊長，我只能哭，知道分辯也沒有用的。父親的成見比什麼都堅固的。我看見在他那充滿怒焰的眼中，含有兩顆晶瑩的淚。

想順從父親的意旨，使父親高興；可是將來沒有沉在身邊的生活是什麼呢？那將永遠是空虛，無意義。而且真要是和沉離開了呢，他不會想到我是不忠於愛的麼？我知道他是不會這樣的，他已經很知道我，無論如何總是太忍心了！說不定會毀了他的一生，使他永遠在黯然的日子里過活。

那時我決定我的路，在從大學畢業的時候，我和沉結婚了。

婚後的第二天晚間，忽然父親到我們的寓所來了。沉仍然是很恭謹地向他致意，然後走出去。我請父親坐在沙發上，他一句話也不說。我望着他的臉，這是我這麼多年第一次仔細看着他的臉，十幾年辛苦的過程，都在他的臉上劃着痕跡了！眼角更露着清晰的縐紋。他默然地又站起來，從衣袋裏取出一個很小的綢包，放到我的手裏。我看着他的臉，

看得出他那堅決而仍然含有命令式的心情，我不敢拒絕他的恩賜，我覺得他的手微微顫動着。

他不再停留了，緩緩地走出去，始終一句話也沒有說。打開了他給我的綢包，裏面是一個萬元的存款簿。我忽然想哭了，淚很快湧出來。

男的憲兒和女的立兒之誕生，父親總是到醫院中來看我，隨他來的是一些經濟上的援助。可是他再也不說關於沉的話，就是其他一切話也說得很少。

現在他的鬢角上可以尋出白髮來了，鬍鬚也灰了，臉上的縐紋一天一天加多；但是他那特殊的個性，怕是仍然一點也沒有改變。

黑 影

—

石，人事是難說的，你能想得到我這封信是從上海寄給你，或是你也能想得到我近日的遭遇麼？所以一直是緘默着，不給你信，也沒有到北平去：就是因為我自己在友人的面前沒有抬起頭來不臉紅的資格了！說什麼呢，事情到了已經使呆子也看得清的地步，告訴你，一陣子你也許覺得驚奇，這該算是我的罪過，自然你和她是不相識的，由於我的描畫你纔說過她是一個好女人；可是漸漸地你的情感會平復下去，一點也沒有什麼，像是風過去的水面，因為她也是一個女人呀！女人是什麼，你是早就明白的，在我面前說是例外的，也可以烟消雲散的了。

想到上海來，是突然間的事，而我也就能來了。人是抱定了一種大決心，有死不回頭
的志向。離開天津的時候，荃和弟弟們來送我。在憑吊自己的思想中，我的淚流出來了。這
不是很可笑的麼，行人不也是佇立着看我抹淚？人真是太弱，再加上弱的體格；我的苦就
更加深重。

石，你知道我每次就道上海之欣悅的，可是這一次呢，心是沉重而悲傷的。我哭喪着
臉，沉靜地一個人坐着，陷於淒苦的意境之中；偶然間望到窗外去，景物背馳着倒下去。真
的人生麼，不也是只在一瞬的光采之後，立刻就黯淡下去麼？

上海是到了，不但不能給我一點甜美的印像，我只看到灰灰的天，灰灰的臉，灰灰的
路。我自己也好像是老邁了許多歲。

想知道的事情呢，是知道得更多一些；說是不得已而為社會扮演的一幕戲，也不盡
然是可信的事。我自己是太無用了，我不能毅然決然地做出想做的事，只想在她一點點
的恩惠之下偷生。我是急性的人，我是一氣起來就臉紅的人；可是我真奇怪這一次自己

何以能如此馴服。我記清了荃臨行告訴我的話：「不要氣急呵，有什麼事情說出來吧，真若是失敗了的話，也許就因為你從前對她太嚴厲的關係呢！」所以我這次見了她，沒有直接地責備她，我好像很聽她的話，總是不反駁，也不說她的不是。在無可奈何之中，我珍留着即將死去的舊情。

你從前不是說過麼：「對女人是不該坦白的，不該把所知道的和所想到的都說給她，隨時都應該注意着她的眼睛。」我不是和你說她是如何好，如何不和一般的女人相同；你於是也就不再說什麼。說到我，我自認是一個大笨人，我不懂得如何使一個女人高興，尤其是我不會使她高興。我不是不知道女人的心理，在我的作品之中常是詳盡地分析着；可是碰到我自己，却起了「她也許不是這樣的女人」的思想。我待她可以說是嚴峻的，我信她的話，就是她說來哄哄我的話我也信。有時她想求一點大城市女人所最喜歡的享樂也爲我拒絕，我說我禁止她這樣做，以後永遠也不許的，甚至於用我們的愛情來說；可是她一次兩次地仍然會不能遏制自己，雖然我還是能申斥她，使她羞愧得自己

哭起來，但是她的心呢，却對我更不滿意了。如果我是有一點小聰明的，我就該知道她的心；可是那時候我一點也不知道，我本是一個笨人。

最後的結局就到了這個不堪設想的地步。許多友人已經爲我驚訝着了，甚至於許多在愛情中未曾得意或是已經失意的友人都覺得寬心；因爲他們看到了像我和她的關係也有如此的一天！

在這時候，我又記起來你的話「不要戀愛，爲求肉慾上的滿足儘可以去買或是就爽快地和一個順眼的女人結婚；戀愛是費精神，費腦力的。而且說不定就有悲慘的結尾。」這事實我現在願意說可以應用到每一個人。我自己不是例外，我想着也真沒有例外的。現代的女人知道些什麼，所看到些什麼；假使能分析得清楚，就知道她們自然地可以陷男子於悲苦的境地。

這好春天，我記得在去年的這個時候，我還能高高興興地寫給你如何我們又到西湖去，如何她每天離開了家從早到晚地陪了我，還有如何在城隍山的途中爲村媪誤認

爲夫妻而莫可奈何忍受着她們的調侃；可是現在呀，是鬼也想不到的了！只酸楚地一個人，挨着淒涼的日子，在黃昏後會想着：「她也許和另外的人去了！」

說到我的健康麼，我只能告訴你是很不好的。在起程來的時候已經因爲過分的悲慟使自己失去了知覺；近來呢，又爲失眠所擾。而且我的心臟衰弱症想來又是在嚴重的情形之中，因爲我的手是涼的，又發着抖，我的心跳得像是被槌打的鼓。我的食量減少得更爲驚人，可是那病態的紅紅的臉，仍然像是頗健康的樣子。我的循環系也是有些異樣，覺得出血是猛烈地衝到腦部去。在睡眠中突然地驚醒了，一夜三次五次地，則更是常有的事。不過，你不要擔心，我知道像我注定了乖苦命運的人，上帝還不能使我自自然然地死去。

原諒我，我沒有那力量把一切事詳細地寫給你，我不能忍於一個字一個字再把使我最傷心的事重複地敘述着。我想將來你或者能知道。

我沒有再多的話說，我想或者我還有給你信的機會。

從你的來信中知道了你已經知道一切的事，那也好，尤其是她自己把前後事都告訴你。她之所以承認了一切的過失，是用以緩和和你的感情，間接地就是來緩和和我的。她知道你是我唯一的好友，想着你一定能夠告訴我她那信中的真意。

二弟昨天來了，他全是爲了我，因爲她有電報給我的家。見了自己的弟弟，忍不住相抱而哭，近來成爲太軟弱了！弟弟看我不能眠，於是就守在牀邊，看着我眼含了淚漸漸地睡着。

雖然她口口聲聲地在說着對我的愛是到老死的那一天，而她的近友梅也說過私下裏她真是愛我的；可是從我自己的推想，這仍然是不可信。到現在，我不是也有自由的身子，而且她自己，不是也會在這方面顯示過她的魄力；但是當我和她說：「走吧，到遠遠的地方去！」於是她默然了，終始和我喃喃地說：「我捨不開家。」說是捨不開家還不如

說離不開好生活，離不開可以給她好生活的人妥當些。那個人呢，是我平時所想到的。從外國回來，對於怎樣能得着女人的歡心自然有極大的把握。他陪她去跳舞，去看回力球和賽狗，而且買給她紙烟，任着她的性。他也懂得溫存，懂得在什麼時候纔可以用錢來幫自己能力上的忙。這個人，憑了好招牌，就有較好的位置；這些不都是很可以使女人傾心的麼？在她，就可以坦白地向我說：「我是愛他的，因為他值得人愛。」那我也就沒有再多的話說，若是我是一個有血性的漢子呢，也許就能憑了一時的性，使她和這世界打着最後的照面；她偏偏想要給我空的安慰，好像這還是永久的，雖然明明知道了，也沒有那力量發出來，告訴她我時時都明白的話，這苦處，我想你能想得到。

就有那麼一天，細雨中別了她走回自己的住處。我有一種在雨中行走的特好，是為她所最不喜歡的，（說真話，那她倒全是為我的健康着想。）我就一個人在路上淒迷地走着，沉重的心情玩味於從帽簷流下來的水點。回到了住所，僕人就和我說：

「有人打電話給你。」

「你問了他姓什麼？」

「姓陳從女子公寓來的。」

我的心跳起了，我不知道她有了什麼事，雖然她對我之無情已漸次地露骨，可是我對她的關心仍是一樣的。我就脫去雨衣，到電話前面撥着號碼，一些時之後，她就來了。

「是你麼？我方纔給你打電話你還沒有回來，到什麼地方去了呢？」

「我沒有到另外的地方去，因為一時叫不着車子。」我不能說我是貪圖了在雨中行走的快意，因而很晚纔到了自己的住處。

「依，我知道你的心中今天是難過到極點了。」她的聲音放低些，「不要傷心，好好睡一夜，明天也許我就可以給你很好的消息。」

「是麼？好，我答應你，你還有什麼事？」我又像孩子一樣的陷於狂歡之中。

「把隨用的物件收拾收拾，在上海要辦的事快些結束，明天下午八點鐘到我這裏來。時候不早了，快些去睡罷！」

道了晚安之後，我就掛上聽筒，半瘋狂地和二弟緊緊握著手，我的眼睛充滿了爲喜悅而流出的淚，我嘆息着，我在心中說：「終於還有這麼一天！」

弟弟問我有了什麼事，於是我就把她和我說的話告訴他；可是他並不顯出如何的驚喜來。

「自然這是一個很好的事，可是哥哥還該忍耐一下，我不以爲女子能做出一點驚人的事情。」

二弟只冷冷地說，雖然在外形上收斂了過分的喜悅，可是我的心不能寧靜下去，我計畫着如何去清理一切的事，如何收拾我的物件，甚至於該取那一條行程也都想到。

到了那時候呢，她又只是握了我的手，不說一句話。最終又是把不能離開家的話告訴我，於是我笑了，我發狂地笑着，她甚至於哭着請求我止住，我也沒有聽她的話。老友，你該告訴我，女人是些什麼？

在那時候，我真想把一切的話都傾吐出來，我要申斥她的不忠，我要說到她的無情，

然後我根本捨了她不再在她的眼前乞憐；可是我爲什麼沒有力量呢，好像我只該通身微微地打着戰，終於流着更多的淚。有什麼法子呢，人真是一點用也沒有了！

到現在我可以說稍稍知道一點戀愛在女人那面有多少重！值多少錢！不要誤會我，以爲我在失意之中纔說出這樣的話，見解是早就有的，不過是更能確定一下。

守在家中的弟弟們打來了「依獨不念弱息乎！」的電報，在我回去的時候看到，我哭了，我盡性地哭了一夜，這世上還有顧念我的人！

有一天，在飯館裏我和她吃飯，音樂起了，她的肩隨了節奏在聳動着。她的手指呢，正巧妙地夾了一支紙烟，白的烟圈，裊裊地在空中轉着。我的心中突然間起了一種厭惡來，我只覺得那是醜，襯上了她的好容貌是更醜！她得意地說着這是Waltz，那是Fox-Trot，有時她的嘴也在哼着奏演的調子。我真想不到那麼嫻靜樸實的人也變到這樣地步，我不願再在這罪惡的上海之中抬起頭來。

我告訴你，石，近日我自己却是扮演着一幕戲。我不是大角色，我只配聽從旁人的指揮，要我哭我就該哭，要我笑我就該笑。我知道我自己是被支配着，我也知道支配我的人；可是我却如何也跳不出支配者的手掌之外。暗中好像有一種力量牽住了我，如春天裏的風箏，看起來是自由的，實質上是被一條線拉住。

先是我順了她的意和那個人顯着也友好的樣子，於是她就說我是好得多了，在這方面我的態度是再適合也沒有。她告訴我說：「明天不要來了，他想和我去 Little Club 的茶舞。」雖然我露出了難色，終於還是答應着。石，你是知道我的個性的，若是任了我的性，我就該憑了我的膀臂去幹一下。我的忍耐，說句良心話，不可以說是不驚人的了。這也像關在鐵欄裏的一隻虎，在訓練者走到裏面的時候，雖然可以一下撲食了他；可是看到放在外面的鮮肉，和他手裏握着的電棒，就不得不隨了他的意左右旋轉，憤怒只在喉間

發出粗沙的聲音。

如果她肯和我去生活，我自己說出來我願意設法漸漸習於大都市近代的享樂。我不惜把自己變成被人稱爲「女人的男人」，我想學跳舞，我也要習於抽煙，喝酒。因爲要順她的意，我願意棄掉我一向的孤傲，我要完全成爲社會裏的一個人。我可以對任何人都陪着笑臉，使所有的人都喜歡我，因之我可以在事業上有較大的發展。爲了她我也答應着從此不再用我一點點的小才力，用我的手和筆描畫出社會來，因爲她早就以爲這工作是不值得，沒有好「報酬」的。

就是這樣她也仍然不能痛痛快快地說：「好，我信你，我信你能給我好生活，那麼我們就走！」她只猶疑地說：「我自己不知道怎樣做了，我只能求決於我的父親。」

想想看，一個受過高深教育的人，也能把這樣的話說出來，不也可以使人想到中國的女子大學教育的存在是否必需麼？

41
在她父親的眼裏，我不早就是一個十足的浪子麼？說是爲了在她父親面前的解說，

她曾費了很大的力量；所以我纔和弟弟，一同到杭州去。

杭州我已經來過四次，最初一次是和她沒有關係的，一次是爲了她的病，一次是伴了她回家，同時消磨了一個好春假，這一次雖然也是爲了她，可到現在我不知道是爲了什麼事。幾次來，有各自不同的心情；只有窈窕的保叔塔依然是孤立於北山上。

纔到的時候就下着急雨，住到西冷飯店，晚間就冒雨去拜訪她的家。於是處於被審問的與審問者的地位我和她父親談了許多時候。告別歸來，又是星月滿天了。我和二弟在清寂的道上走着，看着投射在湖面上的遠燈之影，曲曲彎彎的像金色的細蛇。和弟弟互倚着，踏着路上繁大的樹葉的影子，慢慢地走上了碎石的山徑，當我離開了二弟轉過身來的時候，我就又看到月光投射着的我自己的影子。我就寫出了一首詩：

「在月光下緩步着，

我纔真的知道了，

能終身伴我的，

只有我自己瘦長的影子。

「說是真心愛着我的，

說是死也不相離的——

却使我憂傷着，嘆息着；

惹着我像孩子樣地哭泣。

「而影子對我是忠實的，

在芒芒的太陽底下，

在月光的清輝之中，

在一支小小的素燭光裏。」

很久不寫詩了，不知不覺之中風格就換成一樣，不知你喜歡麼？在把詩寫出來之後，

我的心胸好像闊達了，我望着發白的湖面，廣大而又暢快的，我又看着遠地的南高峯，一時間我覺得我還有大的前途，我該顯出我的力量來。可是偶然間又想到她，我就又軟下去，只要能和她，我願意成爲最渺小的。我又哭了，弟弟怕夜露傷了我的健康，就扶了我到房裏去。

早晨，很早就起身看着烟霧迷鎖的湖山，它是美好的，可是它善於變幻。她陪了我們在湖中消磨一天。我問她：

「父親對我的批評如何呢？」

「他不說你壞了，我的嫂嫂說你長得漂亮。」她乘了二弟望着湖心亭的時候，她就放低了聲音和我說：「他說你弟弟是太浮滑了。」

我又笑起來，不是善意的，我不知道何以我們弟兄給她那飽經世故的父親最初的印象都是如此不良？但是在弟弟面前我沒有說什麼話。

「不要以爲我漂亮就是好的，那完全不是能持久的；而且我自己也決不願以此炫

耀人。有好面容的人未見得有好心腸，是不是？」

於是，她有點知道我話中的深意了，她露出了不大高興的樣子。石，我雖然還是很柔弱的，我已經打起來志願站在我自己的腳上。不是麼，我該爲我自己活着的，常是自己痛哭過甚的時候，猛然間站起來，極力收斂胸中的傷感，想把臉上的淚珠都搖落下去，我的心居然也能平靜些，抹了淚就大步地走出了房。

從西湖回來的時候，那渺茫仍然和去的時候相差無幾；而她呢，就把一切的責任又轉移了一下。這轉移是可以笑煞人的，暫時我還不願意告訴你。從我的觀察中我看到了近代的中國女人，既不願保持着舊有的貞操與婦德，也不能勇敢地去愛一個人，結尾還是靠了最愚昧的方法，把終身取決於最無關的人。不要誤會我，我不是以爲貞操與婦德是該遵行的，我認爲最該消滅的一種陋俗仍然行於一般女人中，甚至於受了高等教育的人，是可笑而又矛盾的。不是男人不給她們解放的機會，大部分的女人間接地不願意受男人的尊敬呵！

四

上海對我好像是已經沒有什麼值得留戀的，於是我就走了，我走了六千里的行程，我到了哈爾濱。

關心我的朋友在我留在杭州的時候就覺着很不安了，他們怕她會在那裏給我什麼使我忍不下的刺激；到我安然地回到上海之後，把所經過的事說了一次，他們都說：「你應該放開些，她不見得是誠意的，怕是使着手腕來平復你的情感。」這話不是錯的，我自己也不是沒想到過；可是總還迷信着「她也許是真心的」的意念。真要是這樣，她不是太卑鄙了麼？在朋友的眼前呢，我還是爲她申辯着，我說她也許不是這樣。

這次事情的變化，不是已經使很多知道我們的朋友驚訝着了麼？他們看到我，給我深厚的同情，甚至於性急的人爲了這緣故想來狙擊他們。這也太過了，變情的女人不儘是很多的麼？和她相近的友人也表着極度的憤慨，說是她若不知醒悟，想從此割斷她

們間的友情。我想，像這樣的女人若能看重友情，也就能看重了愛情。一個較近的友人說：「走吧，到遠遠的地方去，要快刀斬亂麻地斷了對她的關係。來上海這麼多天，不是什麼都看清了麼？就是真的能得着她，也不見得一定是你的幸福。」這話也不是錯的，而我自己如此地在上海住下去也成爲一個累贅。我決定走了，到遠遠的地方去。

在臨行之前又起了一番周折，又想着她能相送，又怕增重了傷心。因爲還是有着這種「藕斷絲連」的關係，就在行前的兩天把話和牠說了。我告訴她還是不要相送吧，怕多加心中的傷感。（也許她不會覺到什麼也未可知）她真就答應着也好，這反使我驚訝了。其實事情不已經是很明顯的麼，而我又變換了我的話，我說若是能送送也好，因爲我們怕永遠不得見了。於是她說出來這樣的話：「我不想去，我怕看你那難過的樣子，而且那時間對我辦公的時候也不適宜。」我還有什麼話說麼？從她所說出來的話的中間不是很可以看到她的心麼！

就行那天的大清早，突然間想到到她的寓所去。我把物件托付了友人，我就乘了兩

小時的餘暇去和她相見。雖然她已經如此無情，我對她的依戀也是很重的。我知道我們的再見比什麼都難，而過去三年間的痕跡，又都清晰地記在我的心中。我的淚流下來，緊握着她的手，她居然也流着淚。我貪婪地望着她，而今而後，只憑追憶來畫着她的形影了！

當我懷着傷感的情緒走到車站上，看到守候我的友人們，在心中含了無限的愧意。朋友問我爲什麼她沒有來，我就說是我阻止她，因爲她有一點頭痛。說過了這樣的話之後，我自己就覺得赧然了。

到了哈爾濱也有一個月多，在不斷的災難侵來之外，我就接到她自己寫給我已經決定和那個人終身偕老的信來。從漸疎的信件中，從友人來信中，從我自己的推想；這結尾是有着必然性的。雖然如此，看到了這樣的信手就又在抖戰着。我不知道如何，我自己

在房裏往返地走着，終於又是只能在沒有人看見的時候獨自垂淚。在她的信中附有她父親寫給她的信，所以要寄了來那意思是說父親的選擇如此。這她不是也有一點笨麼？

如此的作態不也是太不自然？只要有眼睛的人就能看出來這責任該負在誰的肩上。其

實在我沒有離上海的時候我就知道她已有了如此的決定，可是當我和她說起來的時候，她總是說我過於不信她。我不是因為過於信她纔有這變動麼？從前，大部她還是可信的，但是當一個女人已經和你斷了情義，那麼她就一步步地走上了虛偽之路。我沒有話說，我已經到了沒有話好說的情況中。

說我也能爲了她之無情而能忘懷她麼？一時間我也能答應着，說我能這樣做的。於是我就想到她如何陷我於悲慘的境况之中，如何背叛了一切的誓言。我還能想着她最醜惡的行動，和她那種種不良的習慣。但是過往好日子的追憶，總是如黑影一樣的障在我的心上。我想使它淡下去，或是消滅下去；可是我沒有能如願。它反能更清明地出現，使我永遠感受着苦痛。在深夜裏我就流着淚，我好像看到她那圓圓的臉，和一雙閃動着的美好的眼睛。我們是離得很遠了，我們的心也有如此遙遠的距離。我每想到她從前對我的溫存，我的心就像被針似地刺着。我想要大聲地哭出來或是叫出來，可是我沒有能那樣做；而那黑影呢，像是成爲更龐大而濃厚地籠罩了我的全身，我不能逃出去，我只能連

抽噎也忍着地哭泣着……



困與疾

惡運緊緊地包住了他，不幸一件一件地發生：父親死了，母親也死了，妻又染了很重的病。終日悲傷着，煩惱着；可是在事實上一點用也沒有。上學的問題是陷在絕望之中，就是這一筆醫藥費也很使他爲難了。妻常是眼含着淚向他說：

「不要這樣憂愁着吧，只有看天命是如何。若是不該死，不醫治也會好起來。」

妻說完了，淚是更多地流下來。真要是把一點點的錢都用盡了，將來不也是要餓死麼？
論年歲他是二十二，纔從初級中學畢業，沒有和社會接觸過。像這樣的資格，還能受社會的熱烈歡迎麼？在這樣情況之下，親友又都是拖了如冰一樣的臉。他不敢追想從前父親在世，當他只有五六歲的樣子，家裏常常有親友長住，笑着鬧着像一家人，父親是不會弄錢的人。也不會交結權貴；所以卸任後就漸漸地陷入了窮迫，而到自己死的時候，不得

不有一點羞愧的樣子。因為沒有留給兒子多少錢。

起初，他不大肯聽從妻的話，可是醫生走了之後，她就要哭着，不許他到街上去買藥。一向是很深愛着的，他的心真是不忍。有時候也想到將來怎樣活下去的問題，就答應了妻的請求。

想不到妻的病很快就好起來。像桃花來渲染春天一樣，她那蒼白的頰上，也湧起了一點點紅潤來，這樣，他的心一半是輕鬆下來了。可是將來的生活，仍然在他的耳底嗚嗚地叫着，在等待他的回答。

出路在那裏呢？既沒有使人欽仰的資格，又沒有顯貴的親友，就憑自己的力量，每天總是垂了頭回到家裏來。愛妻殷殷的問詢，由羞愧而引起氣憤來。真是，近來的性情不知如何是如此的暴躁了。看到妻含了淚的眼，他又在追悔着，只好去勸慰，一直到她像沒有事的樣子。

一天，他從街上回來，手裏拿了報紙。纔走進來就向着妻說：

「玲，這有一個機會了！」

正在縫着衣服的妻，聽了他的話，立刻把手裏的布料放下，走到他的身前去。

「什麼機會？你快點告訴我！」她露了迫不及待的樣子。

「這不是一條新聞麼，北甯路局在招考車僮。」

「車僮是什麼呢？」妻不解地問。

「那就是——」他的臉紅起來，「我也不大清楚，好像是在車上……：：：：怕不是十分

高貴的職業吧！」他說過把頭低下去。

「只要是在道德上沒有缺陷就可以，」妻把報紙拿過去，用心地看着。「你看，這不

也是限定了初中畢業的資格麼？」

「是呀，我也看見，不過，不過，總像很難爲情的。」

「把自己的勞力來出賣，沒有什麼不光榮吧。」

「管他什麼呢，活下去是最緊要的事。」他露了堅決的樣子，略爲用手指撫了一兩

下凌亂的頭髮。

經過了規定的考試，妻很關心地问長問短，在他呢，反而覺得淡然了。想着就是錄取了也不過二十二元的月薪，像僕役一樣地聽旅客的指揮。可是心裏還是一點不安，一直到手裏拿了印着錄取者名單的報紙，心跳着，臉紅着，仔細地在尋着自己的名字。

妻也湊過來了，問着他：

「你在看什麼新聞，這樣用心的樣子？」

「路局發榜了，呵——呵有了，我取上了！」他過於興奮，稍稍帶了一點瘋狂的樣子。妻的臉僵過來，嘴裏輕輕地叫着：

「君，我的心！」

「愛的玲玲！」他也低低地應着。

經過了報到，查詢，他又繳上去一張半身小照。在第二天的下午，他取來了車站的出入證。由車務處的指派，他是在二〇二次通車的二等車上。工作要在三天後起始。

這次車是要從天津開到浦口，停一天，然後再經過天津，開到遼甯。從遼甯再開回天津，他纔能得着一次休息。這情形在他，以為是很難忍受了。他還沒有和妻離開過一天，想起來那總該是很難過的。

可是回到家裏，妻給他鼓勵，自己也就伸直了身子，說一句：「好，去就去！」

車是下午十點鐘開出的，在五點鐘的時候他就把應用的衣物放到車上去，那裏他遇見了同伴，也是二十幾歲的人，臉色微黑。自己為自己介紹過，知道那個同伴是一個單身漢子。他心裏頗有一點羨慕。可是想到妻子的一切，也又深自慶幸着。

「這車裏就是我們兩個人麼？」

「不是，還有津浦路的一個人，本來是沒有的，誰叫這次車要到浦口呢，就沒有法子辦。」同伴露了一點憤慨。

他的心裏又不知道這是什麼緣故了。說是多一個人，自然工作可以輕些，為什麼還不高興呢？同伴好像很直爽，也有一股熱誠。

「請你喝杯茶。」同伴倒好了一杯茶送給他。

「不客氣，我就要下去，晚上再見！」他說完點着頭走下去。

「晚上見！」同伴還站到車門上向他招着手。

回到家裏，稍爲休息一下，晚飯就陳列上來了。兩個人都是異常沉默，不知道說什麼話是好的樣子，溫柔的生活，從此就被生活的鐵練絞斷了。犧牲了兩個人同居的幸福，各自憂愁，煩悶；換來物質的滿足，維持着在不快的精神中活下去。要這樣地一直活下去，到老，死了的地步。

最後是把保重的話，相互地重複吩咐着。妻故意做成能分能捨的樣子，他也只得用手帕擦乾了眼角的一顆淚珠，匆匆地走了。

街市仍然像是從前一樣明亮，喧鬧，絲毫也沒有走了一個人的悲哀。他的左手提了妻特意做好的一盒點心，低了頭，走上向車站去的電車。

正在行駛的車，風很強烈地吹進來，司機者高興地用腳踏着銅鈴，「噹噹……」地

響着。

到了車站。他跳下來，向着列車走去。時候是八點鐘了，只有三等車裏已經有了乘客，頭二等裏面還是很冷清的。

「怎麼，這樣早就來了，再遲一會兒也可以。」同伴正躺在牀上立起身來說。

「你睡着吧，打攪你真對不起。」

「不，也快要到時候了，把衣服該穿起來。」

同伴從箱裏取出兩件衣服來，是白色鑲紅邊的長衫，把一件送給他。

他們都穿好了，他看見在左方的胸前繡了車僮兩個紅字，一種說不出忸怩的感覺，又在心裏湧起來。

時候到九點鐘，就有人上來了。客人，脚夫，送客的人，在狹小的甬道中擠來擠去。他像其餘兩個人一樣地關照旅客的牀位，安置箱篋，或是送去一杯清茶。人是這麼多，好像中間的關係還沒有確定，所感受的難堪并不如想像的那樣多。

在一聲尖銳笛聲之後，火車漸漸地移動了。他倚了車門，看着漸小的燈火，他是沒有一點目的地，也登上旅程了。

他由於同伴的指導，把臥具爲旅客鋪好，纔走到自己的牀上坐下，就聽見電鈴的聲音。他知道是五號，把機關撥好，就走過去。

「BOY，再去沖一點開水。」一個說着奉天話的旅客這樣吩咐。

這第一個字是多麼刺耳呵！他好像一點也不能忍耐。他想和那個旅客這樣說了：「客氣些好麼？我也是憑勞力來換錢的，我也不是在你的家裏做僕人！」可是他沒有敢如此說，他只好應着：「是，先生。」

可巧，水沒有沸起來，他不得已坐在自己的房裏去等。沒有幾分鐘那個旅客就不耐煩地叫起來：

「喂，BOY，水爲什麼還不拿來呀？」

「水還沒有開，請您稍等一下吧。」他急忙趕過去說。

「你們是幹什麼的，連開水都不預備！再說，就是沒有你也來告訴我一聲，省得要我來死等呵！」旅客的手叉在腰上，很生氣地說。

「不是——」

「什麼不是，他媽的，——」旅客把袖子拉起來，像要打的樣子。

這時另外的同伴就趕了來解勸，他垂了頭走回去。

過一些時，一個同伴也來和他說：

「你怎麼和他吵起來？」

「什麼，還沒有等我說話就鬧。他要開水，水沒有開就爲了這點事。真是，一點理也不講。」

「有什麼法子，做了這樣的事，就是奴下奴。他說東就要隨了他東。人有了錢，脾氣也就特別壞。像我們，只有忍耐的一條路。」

他自己心裏想着，也是只有忍耐。

車開行了一小時之後，所有的事情也漸漸就緒。他是分配在第一次守夜，到夜半一點鐘。他打開車窗，一叢叢的樹影閃到後面去。月光把原野照得更沈寂了。他想起妻，這時一定也爲離愁所擾，就是睡到牀上，也不見得能睡着吧。每次月光不是灑在牀前麼？她想得到那月光也在照着我麼？她也許哭着，把枕頭也染濕了。她想不到我是在旁人都安睡了的時候，一個人守在這裏吧？

他正在呆呆地坐着，忽然一個旅客，從房裏伸出半個身子來，眼還沒有睜開模模糊糊地問：

「德州到了沒有？」

「還沒有。」他站起身來應着。

「到了的時候不要忘記告訴我，我要買燒雞？」

「好，您放心吧。」

睡意時時來使他的眼閉擺起來，車輪和鐵軌磨擦的聲音又是那麼單調，他更覺得

疲困了。可是到規定的時候，他能把衣服脫下去，睡到牀上；他反而覺得清醒了。

在行駛中車身微微震蕩，胸中的心都像是在水上飄浮着。他的心更焦躁了，想起不能入睡，是爲了明天的工作擔心。

失眠的時候使他想到現在淪落到這樣地步，他流着羞愧之淚了。

可是事情真是難分析的，在半年之後，他已經是很熟練了，而且像以前那樣的覺感也不存在。每次自己也頗疑惑，就是這疑惑也就一直任它存留着。每月有了百元左右的小進款，生活也很安定了。

一天，車停在浦口，是預備在下午七點鐘開出的。本來這次車啣接着四時半到南京的滬寧車，這樣，爲從上海到北方的旅客的便利。可是到了五點半鐘，仍然看不見一羣旅客的蹤影。他問過路警纜知道因爲兵車的阻礙，旅客都是從下關碼頭過渡，所以要等到六點鐘的輪渡纜能過來。他正爲了穿上制服流了許多汗，聽到這話，就把衣服脫下去，揮

着蒲扇。

果然到了六點鐘敲過的時候，許多脚夫和旅客走進來了。一個青年旅客走上他這輛車上來，是二十幾歲臉色微紅的人。他走過去。

「您貴姓？」

「我姓陸。」

「陸先生，您的鋪位是在旅行社訂的麼？」

「是的。」

「那在六號，您過來好了。」他自己在前面引導着。

「您是上鋪，有幾件行李？」

「就是兩件。」

「好，我替您安置吧。」他又向着脚夫說：「你放下來。」

那旅客付過了脚夫的錢，把帽子取下來。他纔要稍談幾句，又看見另外的旅客，他只

好又走過去。

現在他已經不像從前那樣煩躁了，處置着種種的事情，處處可以看出他的經驗來。他很有條理地替旅客們安放行李，把和旅客們爲小費而無理爭吵的脚夫推到車下去。可是天太熱了，臉上的汗一直流下來，他不斷地把長衫的下襟拿起來擦着。到了車開行的時候，他纔有了閑空去洗洗臉。

開車的時候就是七點鐘，雖說是在夏天，火紅的太陽也就要沒下去了。一站兩站地過去，夜也就一步步地沈下來。這時他又該爲旅客們到餐車跑去忙着了。到九點鐘他纔能喫晚飯，旅客們多半是安逸地睡在牀上，在閑談，在哼着歌曲。

旅客們都好像是沒有一點事，除去喫就是睡。單身的旅客又不善詞令的，在旅程中是寂寞到像在一個人的世界中。既不能一點事也沒有說得很動聽，所以只好沈默着。有點時閉起眼來想着一切過去和未來的事情；或是把臉近了車窗，望看向後飛奔的景物。

他喫過了飯，就看見那青年旅客一個人在甬道中站着。好像在那裏想着什麼，一個

手指輕輕地敲着玻窗。他順步走過去。

「您是從什麼地方來？」乘着旅客望着他的時候說。

「從上海來。這次二等車的客人不多吧？」

「不多，空了好幾間。」

「那我麻煩你，請你替我換一間好麼？」旅客帶着笑和他說「我的房裏人太多了。」

「可以，可以！您住到一號去吧，那間還空着。」他也很高興地說。

「立刻就搬過去吧。」

他隨了那旅客走到六號去，把衣箱和零物一件件送到一號。事情都做完了，那旅客請他坐下。

「不，我不累。」他還拘泥着他的本職。

「不要客氣，就請坐下談談。」那旅客很誠懇地和他說；聽了這樣的話，他只好坐下來了。

「您是到北京去麼？」

「不，我到天津。」

「在上海住了多久？」

「三年了，我是在××大學讀書。」

「呵，您是在上海讀書！」他頗覺着一點淒然地。

「你在這車上有幾年了？」旅客取出兩個蘋果來，把一個送給他。

「謝謝您！」他急忙站起來接過去。「我只在車上半年。」

「怎麼，待遇還好吧？」

「月薪只有二十二元，可是說起來能有一百元的收入。」

「那也是很好了，家裏的人若是過多也是很難吧？」

「我的父母都不在了，家裏只有我的妻。」他把頭低下去。

「那一定很足用了。」

「是的，可是我們也都是考進來的。」

「那麼你從前一定在學校裏讀過書？」

「天津××中學初中畢業。」

「爲什麼不讀下去呢？」

「陸先生，沒有錢的人，有什麼法子呀！」

看着那旅客，比自己也大不了兩三歲，可是人家有無限的前程，不論是在學業上或是在事業的成就上。這不同在那裏呢？他想尋出來，他仔細看着那旅客，可是什麼他也沒有找出來。

「現在就是從大學畢業的人，也不見得一月就能有多大的月薪。而且經驗比學問還切用，在任何方面的努力，都可以走到成功的路上。」

說這話的時候，那旅客像是很誠懇；可是在他聽起來，就好像是故意用以來敷衍他的話。他並沒有從這話上得到安慰，他也不願意使旅客看澈了他而感到失望，他立起身

來告辭。

「再談一些不好麼？路上總之沒有什麼事。」

「時候不早了，我想您也該安歇。」

「呵，真是，就要到十一點鐘。」那旅客把懷表取出來看過說，深深打着一個呵欠。

車的速度慢下來，爲了一月來的霪雨，只有半尺樣子，水就要沒了鐵軌。微風吹起波浪來，打着路基，拍拍地頗引人想到坐在船上的滋味。因爲避免意外的危險，列車也只得慢慢地推進着。過些時，車在一個小站停下來。

這裏，只有一個路員拿了方旗在黯淡的燈光之下。還沒有受近代文明的小市鎮，在夜裏，油燈是那麽影綽綽地照着，更容易使人追想到古代，或是死去了的事蹟。他常常高興在這樣的地方走下去，在這裏他記起了死去的父母，好像他們是住在這裏的。他很想多吸一些這裏的空氣。

車到了濟南，全程已經走過一大半了。正是黃昏的時候，一羣烏鴉叫着飛過去。天氣

不知怎樣是異常地熱，汗在每一個人的臉上像水一樣地淌下來。

「北方也是這樣熱呀！」

他聽見這句話，回過頭去，就看見那青年旅客，站在離他很近的地方揮着扇子。

「您不知道，這兩天都到過一百零四度。」他接了旅客的話說。

「還是走起來好，能有點風。」

「可不是麼？已經停了十幾分鐘，再過十幾分就要開了。」

在他的心中，喜歡這旅客的爽快，沒有一般有了財勢的人，就看輕站在下一級的人的行動。說句真話這還是第一次遇見這樣的人。在敬仰愛慕之外，他還想說一句：「先生，你願意麼，和我做一個朋友？」可是幾次他也沒有能說出口來。他不願意想着那旅客一定就會聽過了的話就冷笑，像貓頭鷹的嘴臉；他總想着是自己沒有這麼大的力量。遇見這樣的人，是說他一點也不再感覺到職業本身的低賤。在旅客那面不過多把「謝謝」兩個字說着，可是他的心裏就覺得舒適多了。

車從濟南開出之後，同伴就和他討論着收小賞的事了。本來這是不需要的，就因為加上了津浦路的工人，所以他們每次總是預先暗地裏和旅客們說好，把小賞的一部分給他們兩個人。因為這緣故，他們每次是分配好去聯絡這一輛車上的客人。

「住在一號的客人你去說吧，他好像和你很好的。」同伴向他說。

「好是很好，可是——」他覺得有一種難以說出的話。他的眼故意看着窗外。

「算了吧，做這種事，講不得什麼難為情，我們也不是來交朋友！」同伴像早已看透了他的心，笑着向他說。「我們是爲什麼的？錢在他們的身上不大要緊，可是我們卻不能少。怎麼呢，一家人都在等着你養活呢！」那同伴頗明世故的樣子向他說。

自己想想這話也不能算不對，真若是只靠了每月二十二元的月薪能有什麼用呢？他終於答應着：

「就是照你的話去辦吧！」他輕輕地歎了一口氣。

「那我們就分頭去吧。」同伴立起身來。

「你先去，我稍爲歇一下就去。」

看着同伴走了出去，他就兩手捧着頭，呆呆地想着。他總以爲這是不大妥當，不大應該的事。在一個人拿自己當做了朋友看待，就不該再爲這些小事斤斤計較；雖然在另外一方面想，也是頗有道理。可是既然答應了的事，不去做也說不下去。他懶懶地站起來，走到一號的門前。他很快地在門前閃過去，好像是到另外的地方去。他看見了那青年旅客正睡在牀上，手裏端了一本書。

就是這樣地閃來閃去地也是好幾次了，也沒有能鼓起那麼大的力量來走進去。還是那旅客叫住了他，他纔很不自然地站住了。

「沒有什麼事吧，請進來談一談也很好呀！」睡着的旅客說着這樣的話，就坐起身來，把書放到一旁。

「沒有事情，您還沒有睡呵？」他的臉上強自帶了笑容，像這樣的笑，是使看到的人都替他勉強。

「明天七點鐘一定可以到天津了吧？」

「差不多，誤了一點時刻已經追過去了。」

「你的體格也很好呢！」那青年旅客忽然這樣說。

「從前在學校的時候，很歡喜運動，到做了事，就沒有那種的自由了。可是每次歇工的時候，總還是喜歡到體育場去打籃球。」

「這樣很好，強健的身體對於每個人都需要的。」

把這件事說完了的時候，卻又不知道說什麼是好了。他很想就着這機會把那件事說出來吧，可是自己又好像把從經驗上得來的如何把它委婉說出的技巧忘記，同時自己也想到實實在在是不當說出來。他把眼偷偷地望着那旅客的臉，是那麼誠懇動人，他的心更堅決了，就一直任這沈默在他們中間。

在這時，他又想起了臨行時妻如何告訴他設法拿一點錢來，月底是有不少帳要還的。同伴又曾經那麼殷殷地托付過，他不得不想法子說出來了。

「先生，我和您商量一點事。」他的聲音異常地低。

「什麼事情，儘管請你說吧。」

「那是——那是——說到您賞給我們錢的事。」他說了這樣的話，立刻覺得臉上是紅漲着。

「這條路我還是第一次走，不大熟習，普通每位給多少錢呢？」青年旅客仍很自然地說。

「大概總是三元吧。我是想請您把一部分的錢給我們，暗地裏不要給旁人知道，因為普通都是大家均分的。」

「這也沒有什麼不可以，可是這錢怎樣分開呢？」

「我想您給我們一元五，再給公衆一元五。」不知道是什麼緣故，到這時候，他也能坦然地說出來了。

「我沒有零錢，再則給公衆一元五也難看。我想一元二元地分開吧，你說好不好？」

「好，好，沒有什麼。我謝謝您。」他說完了，就站起身來，頭也不敢仰起來走出去。

他好像犯了罪一樣地，呼吸也不均勻了，匆匆地走到自己的房裏去。雖然是把朋友所託的事情做得完善了，可是心上的負擔是更重了。他好像不能自由自在地喘一口氣。立刻他就追悔不該這樣做了，就是少得幾個錢也沒有什麼關係。他想這是多麼不體面的一件事，他想像着那旅客一定看不起他，甚至於比那些粗俗的人還要重些。他就爲這件事煩惱着，一直到了睡在牀上的時候，還是翻來覆去地睡不成。他想從牀上爬起來，到那旅客的眼前說：「先生，您不要聽我那話吧，我不過隨便說說而已。您千萬也不要記在心裏。」可是那旅客真的就能把他所說的一切都忘記，像沒有那回事一樣麼？他知道說出去的話像散出去的種子，是不容易收回來而免去發芽和滋生的。

就爲這件事，一夜間煩惱着。

到了第二天早晨，雖然頭是沉重的，眼也有些發黑；他還是不得不強自支持着起來。這時候旅客們又都爲整理行具而忙亂着了。他又走到一號去，那青年旅客早已收拾得

差不多，上衣也穿起來。

「就要到了吧？」

「是，您還有什麼事要我做麼？」

「沒有了，這是我答應過給你的錢，你拿去吧。」那旅客把一張鈔票塞在他的手中。立刻，他覺得這話在刺着他的心，他知道他應該帶了笑臉，可是他好像忘記了如何去笑。他知道臉上在燒着，通身也像是燒着了。他的手微微顫着，頭低下去。他一面喃喃地說着「謝謝」兩個字，一面慢慢地走了出去。

「怎麼樣，得手麼？」同伴從間壁的房子裏走出來低低地向他說。

「可以，可以……」他說着，惘然地把那張鈔票送給同伴「這是你應得的份。」

「你的呢？給了這麼多！」同伴驚訝的樣子。

「唔，唔……我已經得着了。」說到這句話的時候，他纔感到移去一方壓在胸前石塊那樣的鬆適。

嫻君

嫻君真是幽靜得像一座墳墓。她的臉永遠是冷冰冰地，那女人們特長的各式各樣的笑，早已從她的嘴角飛失了。有時候也看得到她的笑，那有着笑容的臉是如雕刻的面形，古板，呆笨，給人一種嚴冬的感覺。這樣的 smile 不只引不起人們的興趣，反而令人生出無名的恐懼來。在形上，她總是保持着所謂少女的尊嚴，她更卑視一切男子，她不甘心在任何方面屈伏在男人的腕下。她的頭髮雖然是剪短了的，可是總散漫地披着，不像女伴們梳得光光的，或是用人工造成美的形狀。她不塗粉，也不塗口紅，她情願露出微黃的臉，帶有暗灰色的唇。她的眼原是很美，而且非常有神；可是她却極力收藏，像是被旁人看到就對她有什麼不利似的。冬天也好，夏天也好，她總是穿着深暗色的衣服，肥而且大。她的身材比常人還要短些，走起路來低着頭，兩眼像是只看着地面。有時因為走得太急促或是

太費力了，她就停在路旁咳嗽起來，立刻她那病態的臉也漲紅了，眼裏也許迸出淚來。但是沒有多少時候，她仍然走着她的路，緩緩地如一個送喪者。

到××大學三年，她的健康是一天一天地不佳下去。因為遺傳而有的肺病，使她的臉色更黃了。她還是那樣沉默，她那沉默的天性不知道是不是也因為遺傳的關係。但是，她在課程上却非常努力。總是在上課之前，她就一個人擇好了一個離講台最近的座位，上課的鐘聲響了，同學們的嘈鬧靜下去，教授也推開門進來了。她的抄寫很快，幾乎教授所講的話，她完全記在那本藍皮粗紙本裏。有時，因為教授講得太起興了，她也呆呆地聽得出神，就連抄寫也忘記了，把頭微仰着，靜靜地凝着眼，身心完全浸在教授的語言之中。她真像一個年老守寡的女人，殷殷地望着她染有重病的獨子，一動也不動地守着。快要沒下的太陽，柔光從窗口偷偷爬進來，煨着她那沒有血色，處女的臉。她猛然記起來了，像從一個快意的夢裏醒了似的，用手裏握着的筆簡略地記下應記的筆記。

在上課的時間之外，她也多半在圖書館裏消磨。很喫力地從管理員那裏借出來七

八本厚的參考書，兩手捧到座位上，很小心地翻着，看到她所需要的就抄在那抄寫本裏面。男的女的同學從她身傍過來過去，她從來也不把頭抬起來。因為覺着眼睛痛或是身體感到疲乏的時候，就兩手捧着顫，閉上眼，靜坐五分鐘，像一個出世的女修道者。總是等到鐘聲響了，閱覽室就要關閉了，她纔慢慢地站起來，把借來的書歸還，然後拿起她自己帶來的書物，孤單地走回她的宿舍去。

在宿舍裏她也不到同學的房裏去，就一直到自己的房裏，放好書，到洗臉室去洗手，揩面，然後就回到房裏躲在牀上，得着相當的休息，減少所感到的疲乏。

飯鐘響了，她就緩緩地從牀上起來，喫下桌上放着的藥水，這時，她的同房從運動場，及情人的會見回來了。看到她們，也只是微笑地一望，她自己走到飯廳，喫那少量的晚餐。

因為她一向是看不起男人的，所以她在讀書上異常努力，同時她也看不起那沉醉於男子虛偽的愛情之中的女子，所以雖然冰然一向是她的好友，又和她同房，自從她沉入爛君認為不可拯救的漩渦之中，對她的信仰，對她的友情，顯然地下降了。

——你想把你那純潔的情給男人們，那真是再愚蠢沒有的事！他們能在你的眼前奉承你，討你的歡喜，他們也口口聲聲說是愛，如古傳奇中勇士般地向你求愛；但是他們決不是真心接受你純真的情，在他們認為寶貴的，而使他們戀戀的，不是你的心，也不是你的真容，是那塗了厚厚的脂粉，而穿着入時衣服的你喲！等着衰老偷去了你的柔膩皮膚，輕盈的身材；那時脂粉和衣裝是不能增加你的美麗，他們將無情地，對你生了厭惡，那時你就要如一隻老狗被人棄在路旁了！沒有一個人再跑到你的眼前低低說：「我愛你，」甚至也沒有一個人來憐惜你。所以我，我一定要擺脫這些孽障，為我自己努力。朋友，不要儘在熱情中鼓舞啊，多少想到一些那將來罷！

在熄燈之前，她看到冰然懷着被愛情充實了的心，從樓下會客室歡然地跑回房裏，她就自己這樣想着。

「嫻君，你還沒有睡呵！」她高興地唱着西洋情歌，又很敏捷地脫衣服。因為看見嫻君是睜着眼睡在牀上，像是想着些什麼事的，所以向她問。

「我纔睡到牀上。」她裝着疲倦極了的樣子，怕是冰然又要問她一些無味，對她又無關的事。

「你好像想什麼事情。」她只穿着一件內衣了。

「沒有什麼，我想想明天該考的課。」她故意扯了一個謊。

「你看，這孩子睡得真好看！像是因為受着嫻君冷冷的回答，而想另外去發洩她的熱情，就跑到睡着的梅音牀傍，吻了一下她嬌憨的臉。

梅音是她們三個之中，年紀最輕，每天只是在運動上努力的一個少女。

冰然吻過梅音的臉，像是熱情消下一些去了，就要緩緩走回自己的牀前，坐在牀沿上。

「嫻君，你近來的身體像是更不好了，讀書還是少用些力罷。」看到嫻君漸就衰弱的體格，她善意地勸着。

近來因為對冰然的信仰是漸漸失了的，所以對她的觀解，也不放着誠意容納了。

——要像你這樣麼，受着男子的戲弄！

她不想去答，但是又不能不答，只好在喉間「唔，唔，」地響着。

燈熄了，冰然燃起燭來在那搖曳的微光下，死命的讀明天要考的功課。嫻君的心裏，被得意充滿了，她靜靜地睡在牀上望着她那緊縐着的眉，感不到絲毫興趣地翻着書。

——這就是愛情的酬報了！

她的生活一向是如一潭靜水，沒有漪漣，也沒有波瀾。有的時候無名的煩怨也許握住了她，但是她自己會尋出適當的解釋來，於是她又安然於她的生活，那煩怨就如一縷煙似的散了。

一個飄着雪片的冬晚，因為寒冷，嫻君和冰然都老早就圍着被坐在牀上了。嫻君還是讀着一本教本，冰然却是隨意翻着一本小說。窗外的風更大了，薄大的雪花在狂舞着，在黑暗中，各自投向它們的依附。

她們都靜靜地看着書，也許因為疲乏的緣故，嫻君就把書放在身傍。看到冰然今晚

居然也在房裏看書，覺得非常奇怪，就故意向她問：

「你今天真閑在呀！」

許多日子她沒有和她閒逸地談了，這樣，冰然微微感到驚奇。

「這樣的冷天，到什麼地方去呢！」冰然悠悠地答。

「有了愛人的人，就像有了火焰的人，還怕天冷麼。」她含着譏諷的調子

「那麼你也應該去尋一個愛人了！」冰然反譏着。

「哼，我是不需要的！」她露着不屑的神氣。

「愛是人類之天性呵。」

「但是我愛父母愛姊妹兄弟愛我的朋友，把愛給全人類，」她拿起教授講學的樣

子。

「男女之愛也是應該有的。」

「我自誓一生不需要一個男人來愛我，我只覺得那是可笑的事情。」

「你無論如何不能制止天性之發展呵！」冰然有些忿怒。

「我多讀書，把講愛的時間來讀書，書是我的愛人，我只把心交給書，它可以安慰我的寂寥，而且它不會欺騙我，在我的眼前使手段。」

「你不承認愛之純潔性麼？」

「根本就不知道什麼是愛之純潔性，一個男人可以堂皇地說他愛你不知爲了什麼緣故，這在現在總是最時髦，最流行的話了，」她說得很流利，「可是他仍然可以不知爲了什麼緣故而愛上另外一個女子！」

「嫻君，你的話說得太偏了！」

「太偏了麼，一點也不是，因爲現在你只嘗到愛所有的甜蜜，尚不知道那苦的滋味，所以你以爲我的話不正確，因之替男人們袒護。男人們也是最會說謊話的。」

「何以男子是最會說謊話的呢？」

「明明的他愛上一個女子的容顏，學識，或是性情；他却總說是無條件的。就是真如

他所說，沒有絲毫條件，那麼×女士×女士他都可以任意地去愛了。」

「你真是只加以不近情的曲解！」

「你還不信我麼，將來總有一天你知道，在男人的擁抱之中感到滿足了，你能知道他的心是真的愛着你麼？」

「無論如何說，我的××總不會如你所說的那樣。」

「你的××麼，他既然也是一個男子，就不會逃出我的公例。」

「我們完全在純潔的愛情上結合，我承認我們可以相愛到老死。」

「你還預備真的將來和他結婚麼？」

「總是這樣罷，他却是一個心地坦白，用全力愛着我的。」

「就是如你所說他是那樣坦白，那樣愛着你，也不是持久的。結婚之後，在愛上就是
一步一步就衰了。家庭，是要依附對子女的愛而維持存在的。」

「愛就真如你所說的麼？」

「男女的愛是暫時的，易變的，冰然，今天因為高興，和你說了這麼許多話，你不會氣惱我罷？等你有了經歷，你會痛哭走到你老友的身前，那時我仍然是你的好友，給你一切所需要的安慰。」

她們的談話，就這樣結束了，幽靜的嫻君，想不到有這麼大的興致，也許因為冰然是她的好友，這是她的責任引導她；也許借此發出他心內的積怨來。

她們都不再說話，仍然把眼放到自己的書上，冰然顯然地臉上露着不快活的樣子。春天來了，柳梢的嫩芽，在水面點着的魚尾，都告訴人春天是來了。人都很快地就忘記了那尖厲的寒風，那冬之威嚴；臉上劃着笑，欣然地鼓舞着來迎這春之神了。

在××大學的春天，更是呈着顯然的變。復活的草地上，看得見有許多人跑來跑去。臉上消失了對於嚴寒之畏縮，在鄉間的村徑上，儘可以遇到不少戀着的少男少女們，互偎着緩緩地走着。那披散着長髮，對風高吟的詩人們，也是又在幽緻的地方靜靜地出神了。

此外，他們的心也活躍了。那些有缺陷的心，想求得一些滿足；那些已經滿足了的心，想永遠滿足着或是更滿足一些。於是，終日都在想着如何能隨他們的心願。

幻想實現了的人，就歌頌春天，讚美春天；失望的呢，也就因為心情之不快，而對於春厭惡着了。

嫻君呢，還是過着她那有規則的生活。經驗告訴她春天是最不好的，春間的心是易於動的。可是她還信自己有力量的制止。她還是沉得下心去讀着她的書，在圖書館裏，或是在自己的房裏。有時因為疲乏，就把眼從窗口望出去，在那一行行的瘦竹之後，可以看到幾間低小的茅屋。水塘裏，正有幾隻鴨浴着。

——呵，真是一幅美景！她低低地讚賞。

幾次她的心是被這美的景物引誘着，想到外面去散步；但是她立刻想起這是不應該的，不只白白丟掉有用的時間，怕更可以引起心之不寧。

春天的晚上，更是甜蜜一些的。月亮像聖女的臉，從地面漸漸地升起，映着細的柳枝，

疎疎的影子照在地上。春風像是醇酒，絲毫不惜人們爲它沉醉儘是吹着。

嫻君舒適地坐在窗前，讀着一本文學史，柔風吹着她的臉，如許多溫膩的嘴唇，在她的臉上印着甜吻。她不自主地把眼向窗外望去，月光下儘有不少相擁緩步的情侶，她忽然微微地笑了。

——這真宜於「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的詞了。她自己想着，想到冰然一定也和她的愛人在擁着了。

——在夢裏的人，永遠不會自己覺醒的。

那一叢叢的黑影，也許就是他們抱着的身形了。醉在春風裏，醉在強健而溫暖的手臂裏，醉在甜的長吻裏；嫻君只是孤獨地坐在房裏默想。

——這只是暫有的快樂，破滅的悲哀在等着他們了。

——暫時麼，人生還不也是一個促旅？誰能知道自己能淹留多少時，誰能知道自己的歸途？

她的心亂起來了。因為她竟如此自由自在想的緣故。她深深地後悔着不該生出這樣的感想來，她想着還是該保持他那安然，平靜的生活。

——爲什麼要那樣想呢？只有自己是真的愛自己，是可信的。靜的，不被外物所擾的生活，不也是對我很好麼？我一定不再想，我一定不能再想了！

忽然門開了，冰然走進來。她和往日大大地不同，低着頭，緩緩地走進來，坐到自己的牀沿上。笑容早已斂失了，眉尖緊緊鎖着像是有什麼傷心的事。嫻君爲她異常的態度驚詫了，她忍不住問：

「冰然，你身上不舒服麼？」

她沒有回答，只搖着頭。嫻君想也許從家裏有什麼不幸的消息傳來，可是她又不能貿然去問詢。

「有了什麼事呢？」她終於很關心地說。

出乎她的意料，冰然竟大聲地哭起來了！嫻君不知要如何做纔好，趕緊跑到她的牀

邊抱着傷痛的冰然。

「何必這樣呢？有什麼事不妨說呀。」

但是她還是不說話，只是哭。

「這樣哭，對於自己的身體多麼不好，有什麼事，還是告訴我罷。」

「我——我現在知道了。」夾在哭聲裏說出。

「知道些什麼呀？」她仍然不知道是什麼緣故。

「我知道，知道你的話是對的了。」她更哭得傷心了。

「真是，何必這樣傷心呢？看開了些，都是不值得的。」嫻君悟到她傷心的原因了，想

盡情地安慰她。

「想不到他是這樣一個人！」

「本來因為你對他的希望過高了，於是就很容易感到失望；把事情看得淡了，快活也好，傷心也好，就都不會過分。」

「他欺騙我，愚弄我，把我看做一個玩物；生了厭煩，便什麼也不顧了。」她還是嚶嚶地哭着。

「這樣哭，太不顧及你自己的身體了，哭壞了，有誰來管你呀！」欄君替她拭着臉上的淚。

「好了，我不再哭啦。」她強制止住了哭聲。

「這樣纔好。」

「男人的話真是絲毫不足信。」猛然的抽噎；使冰然伏在欄君懷裏的身軀震動着。

「完全如你所說，他並不是愛我。」

「現在你纔真的悟醒了。」

「真不該裝飾着，被鉛粉和漂亮的衣服掩藏了本性的女子，就不會告訴男人們，預備他們的傀儡。女人們自己又不惜爭奇炫異，於是男人們的愛，就給了那最能裝成男人們玩偶的女子，這真是一件可羞的事！」冰然的見解，完全是向着她了。

「過去的事不要再多想了，像我，沒有愛，也不去求愛，生活却是永遠平靜下去。」
「嫻君，你可以說你不去求愛，可是你不能說你沒有愛。」冰然從她的懷裏抬起身子來，和她在牀沿並坐着。

「這話是什麼意思呢？」嫻君問。

「因為有一個人，却是非常的愛你呢。」

「有人來愛我？」她搖着頭，「這是絕不會有的事！」

「確實是真的呢，說是愛你的這個人是愛你的純真，靜然，和那未曾染惡了的本性。他說因為過於愛你，所以不忍使你知道，情願自苦，怕擾了你的心情。」

「還是不要說笑話，世上的男人，絕不會以我為可愛的。」她雖是這樣說着，可是她的心微微地動了。

「嫻君，我可以對你發誓，就是我也認為這樣的男子少有呢。」

知道了冰然不是故意說笑話，心更有些動了。

「你今天這樣疲乏，還是早些睡了好。」她有意打開她的話。

「我還不累呢，睡也睡不成。」

「那麼就是睡到牀上也好。」

看着冰然睡到被裏去，她又把書展開來，預備讀下去。

微風從窗口進來，吹着她的短髮，拂到頰上，感到適意的微癢。用手掠過去，她仍舊低下了頭，很用心地眼看在書上。她再也想不出是什麼原因來，心是無論如何也沉不下去了。匆匆看過去的書，竟是一些痕跡也沒有留下來。不時腦裏閃着一個男性的臉。

——能愛我這樣的人，怕總是真情了。

她自己默默地想着，立刻眼前像是有一個身材適中的男人，臉上充分地可以看出純真的情，一雙黑而大的眸子，給她無限的柔意。

——這樣的愛，不容回拒了，像這樣的男子，確是少有的，不該使他失望，不該使他因不得意而改變了他的真情。

——但是一向平靜的生活就這樣結束了麼？
她的心又不能定了。

——他愛着我，永遠地愛我，生活仍然是平靜的。這也許就是那能持久的愛了！
書是再也讀不下去，爽性把書關了，也睡到牀上去，但是她沒有絲毫的倦意，心中的
紛亂更甚了。

燈熄了，她仍然是睜大了眼睡在牀上。暗銀色的月光，照在她憂煩的臉上。那緊鎖着的
的眉，那被愁思絞着的心，對他的想念，像是更殷了。

——知道了男人我就厭惡他們，可是不把愛給一般女子，至少他不是淺薄的。
雖然她不知道這個人是誰，她却對他生着強烈的好感了。

——把愛託付給如此的人，也並不是一件壞事呀！我不該再制止這自然之發展了。
她愈想愈多了，她想着將來和他同居，過着最理想的日子。每天他們對坐讀書，有時
偷偷地把眼望着他，心裏感到非常得意。因為疲困了，他也許像一隻小貓似的來引她，高

興了就抱着，吻着。

想到吻，她自己的臉就有些發燒了，她還沒有嘗到抱在男子的懷裏被他們吻着的滋味，她不知道那時的心，是怕，是高興。

纔睡着，就像有一個男人睡在她的身傍，她怕極了，想避開他；好像他是一個粗暴的人，她已經不能從他的臂間掙扎出來，她駭得大聲從夢裏叫起來。

夜是靜靜的，野地的青蛙嘈雜地叫着，月光照着房中，都顯得莊穆。她通身浸着冷汗，心猛烈地跳着。

顯然地她的心是大大地擾亂而呈着變動了。她不能如往常一樣地把心沉下去，而且她的臉，常是不爲着什麼而緋紅了，可是她還不知道愛她的人是誰。她不敢再向冰然問詢，所以爲着胸中深蘊的憂鬱，她常害着失眠。有的時候一個人呆呆地在房裏坐着，下意識地就把鏡子放在眼前對着。她看見自己像是有些疲了，而且眼圈也發着青黑色。冰

然！猛然從門外進來。

「呵，嫻君」她大聲地說：「你又對着鏡子了！」

嫻君的臉頓時紅起來，她不敢把頭抬起來望她，怕是她銳利的眼可以看出她的心內之隱衷。

「我近來疲了，你看，不知道是不是害病？」嫻君很不自然地說，想着避開她的諷詞。

「你太用功了，還是應該有充分的休息。」冰然竟被她把話引過來。

聽到用功，她自己深深感到慚愧，讀書在近來是她很怕想起的一件事了！

「我也是這樣想，所以近來書是看得少了。」

「我們到外面去散散步好麼？」

「好罷。」她很爽快地答應了。

雖然她近來走起路來仍然是把頭低着，可是她常是偷偷地從眼角望着來來往往的人。

一向不到鄉間散步，感到莫大的意味。那油翠的竹叢，微風吹着野草的香氣。

「到鄉間來散步真是一件很有味的事呢。」嫻君覺得自己的興致很高。

「現在遠不如初春了。」

「爲什麼呢？」

「因爲春天是將殘了！」冰然悠悠地說。

「呵，春天是將殘了！」嫻君低低地說着，她的心深悟了，她追悔近來自己不應有的思想，更痛恨着爲有了這思想而做的一切事。

「冰然，我們回去罷。」

那是一個星期六的晚間，宿舍裏只留有一些家在異地，孤獨的人。平日稀有的寂靜，更使居留的人感到索然。

鋼琴清脆的聲音起了，聽得出是一個很熟練的手彈着。在琴聲裏，更可以尋出淒婉

的歌詞。

「我願是一個夏夜的流螢，

深深地飛進愛我的心；

再不吝惜我的青春，我的生命，

爲着他是我的愛人，愛人！」

隨意睡在牀上的冰然，竟被這曼婉而充滿了傷心的歌聲引起來了。她好像看見在一個字一個字中間，都滴着歌者的血。她匆忙地跑到樓下琴室去，最使她驚訝的就是看見了嫻君正坐在琴的前面出神。

冰然驟然的出現，使嫻君很快地把頭轉過來。

「原來是你，真把我駭得不淺！」嫻君用手輕輕地拍着胸部。

「嫻君，我真想不到是你在彈着。」

她的臉又不自主地紅起來了，把頭低下去。

「真是，何必這樣呢？沒有一個人是沒有愛的。」冰然把手輕輕放在她的肩上，很柔
貼地對她說。

「可是我的心，我的愛，是和春一樣地已經荒蕪了，殘了！」她說得很慢，很傷心地。
她頹然站起來，眼裏閃着淚光，和冰然相依地走出去了。

姊姊

婚後的兩月，和辛從北京住到西山去。

夏天的北京熱得像一個蒸籠，辛的學校又放了假，就協議着去西山，沒有什麼錢的人，避暑是說不上的，住在山中只望有些較清靜的日子，因之可以減少些難耐的煩熱。借了友人的房子，自己裝了一汽車的零物，就安頓在一所前面有游廊的小建築裏。房子是正在山腰，四周圍了高大的樹木，陽光是只在早晨和近晚纔透進來。主人因爲事忙，還沒有來，我們就儼然代替了他的位置。隨來的女僕，守房子的男僕，幫助我們做事。

不知在什麼地方的瀑布，永遠是潺潺地響着，順着聲音和辛去尋，總也沒有尋到。早晨，偶然把窗子推開，雲氣就擁進來了。立刻，房裏什麼也看不見，辛笑着尋我，我也尋他，可是都故意躲來躲去。生活是在快意，清適，幽妙之中。

一天，辛早晨就到城裏去，雖然山景是這樣好，只要沒有他在我的身傍，是只有枯然之感的。他說着下午兩點鐘纔能回來，想着那時候該是多麼熱，可是我也不願意因此他就近晚來，要有整整一天的相離。再說，他也決不甘心因為炎熱，而無聊地過一天。所以只有告訴他在路上留心之外，什麼話也不再說了。

他纔出去，無着落的空洞就襲上來，躺在廊下的藤椅上，翻讀着納蘭容若的飲水詞。山裏的晨風在涼爽之外還有些微寒的，就跑到房裏披上了一件薄絨衫。

好容易捱到下午，我知道他快要回來了，就跑出去倚在山路旁的樹下望着。沒有樹影遮蔭的路上，極度的陽光照成白芒芒的，炎熱多少可以想像得出了。心裏追悔着不該答應他今天進城去，這麼熱的天，是太苦他了。爲了心中之焦急，望不見他來，就順山路走下去些。漸漸地自己所住的房子也不可望了，果然看到了一個微小白色的人形從山腳上來。那樣子很像辛，步子也走得很快，只是明明記了他是穿着青色上衣的。所以我還是注視着山脚下，可是沒有多少時，把頭轉到山路上去，真真是辛回來了。好遠他就高叫着：

「瓔……我來了！」

看見他，心中有說不出的高興，就向着他跑過去。到近前纔看見他只穿了襯衣和長褲，上衣是用手指勾了背在身後。我一下就投到他的手臂裏。

「你看，告訴你也不聽，還是這樣快走，滿臉都是汗，後背的襯衣也濕透了！」我裝着不高興的樣子。

「你呢，瓔？」他用手指放在我撅起的嘴上來，「你爲什麼也跑過來呢？」他笑着；我也忍不住笑了。

「我給你帶來好東西，你猜？」走在路上他向我說。

「是不是你把花間詞帶了來？」

「你真猜不着，還是我告訴你吧，有你一封快信，從天津家裏來的。」

「呵，是麼？」

我有點驚異了，父親一直一年多沒有給我信過，也沒有到北京來看過我們，雖然兩

地相距很近。

他從衣袋中把信取出來給我，信面上的字跡一看就知道是父親寫來的。把信拿在手中呆呆地偎在辛的身傍走着，到了房中吩咐僕人打水，把他的內衣替他尋出來，預備他去盥浴。

——父親忽然有信給我，一定不是像從前那樣不高興我了。

想起和辛之結婚，被父親強烈之反對，說是絕世也不理我，居然今天有信來，心裏就不自主地在快活着了。有了辛的愛，固然已經是很好；再要是得了父親的愛，心該更滿足了。把信打開了，只寫着寥寥的幾句話：

「瓔兒，汝大姊昨夜病亡津地，臨終頻呼汝名，望能返家一行。龍孫襁褓失母，情景悽極。父字。」

中。

這刺激是太大了，我失神地坐着，像是我一點什麼也不能想，却總以為自己是在夢

——也許是一個夢吧，人事會如此奇突麼？我呆呆地想着。

第一次知道了悲傷至極的時候，淚不會立刻流下來，還是辛從浴室出來，看見我問着：

「瓔，有了什麼事？」他許是看到我的樣子變了，露了慌張的神氣。

看見他，好像受了委屈的孩子見着母親一樣地，淚也忍不住了，撲到他的懷裏，哭出了聲。

「有什麼事這樣傷心？」辛失措地問我，緊緊抱着我的身軀。

「辛，姊姊死了！」

「是瑜姊麼？」

「是她，她死了！」

除開辛，姊姊是最愛我的人。她比我大了七歲，在我們兄弟姊妹之中，她是最長的。說

是最長，到她死的時候也不過三十一歲。想起她，立刻一個有一點圓的臉閃出來了。她是不能被人說是好看或是不好看的；從她的臉上看得出她胸中一顆祥和、仁慈、懇切的心。在一個長姊的地位，她確是很和氣的人。她能耐煩地替代了病了的母親的責任。不只這樣，父親因為事業上之忙碌不能分身，那啓蒙的功課，也都是她給我們。在弟妹之中，她最愛我；可是我倔強的天性，除開姊姊誰都不大願意來理我。當我氣起了的時候，母親暗地裏常說：

「瓔姑倒像是一個哥兒呢！」

母親的意思是說我若是個哥兒就好了，沒有什麼不和了。偏偏一個女兒有這麼不好的性情，有時想着約束，抑制，不要任性顯出來；可是一到了那時候，就很自然地又露出來。

做了錯事，被父親責打，最後一句話總是這樣：

「聽見了麼？」

我什麼也不說，父親又說：

「下次知道改麼？」

我還是好像沒有聽見，站在那裏。姊姊在一旁教唆我：

「快說吧，瓔妹，下次知道改過了。」

可是我死也不肯開口，父親的氣更大了，他還想教訓我，姊姊就把我護着走到另外的房裏去。因為心中的憤愧，就大聲哭起來。

「不要哭吧，眼睛哭腫，媽看見又要問起來。」她從袋裏取出手絹來替我揩拭，「下次應該記住了，惹起父親的氣，若是沒有人在那裏，不是又該有一頓打了麼？」她把我抱在她的懷中。「不該做的事不要去做吧，做了之後被父親知道是少不了責罵的。要痛痛快快告訴父親知道改過，那麼下次謹慎一點，不就什麼事也沒有了麼？」

這時我的性情也不像方纔那樣了，在抽噎之中唔唔地應着。姊姊高興了，把嘴湊到耳邊低低地說：

「不要哭了，回頭我給你燒冰糖芋艿喫。」

姊姊說故事，是最使我們高興的一件事。不知道她從什麼地方聽了來那麼許多稀奇，有趣味的故事。在夏日的晚間，父親還沒有回來，母親因為有肝氣病很早就睡到牀上，姊姊就坐天井裏的籐椅上，我們每人拿了竹凳坐在她的四周。

「今天說完了這故事，你們一定要去睡，要不我就不說。」

幾個人都答應着。

「牛郎是一個孤苦伶仃的孩子，沒有了父母，隨着哥哥住，哥哥有了嫂子，對弟弟就不好了……」

「爲什麼有了嫂子對弟弟就不好呢？」在我們那時的心中，覺得太奇突了，就向她問。

「我也不知道，也許都是這樣吧。嫂嫂天天叫他到外面放牛，回到家裏還不給飽飯喫，誰想不到這隻牛是一個神仙……」

「牛還是神仙？」比我大兩歲的琪哥問。

「不許插嘴，牛神就是牛神！什麼事牛都告訴他，他嫂子想害他也不成，到後來分家了，他只要那隻牛。有那麼一天，仙女們正洗澡，那牛變了人領他去看，就告訴他抱了一身衣服就跑，一個漂亮的仙女追了來，他要她做他的妻。他們生了一兒一女，仙女因為遭了神怒就忍痛偷偷走了，牛郎就担了兒女追。看看追上了，西天王母用手一劃就是一道天河，把兩個人生生隔開了。你們抬起頭來看，那不是一條白花花的河麼？」她仔細地指給我們，我們都仰起頭來，很感興趣地尋着。「在什麼地方呢，我看不見！」

「那像雲氣似的就是了。那面的一顆星是仙女，這面的是牛郎，兩個小的就是兒女了。」

「那不是小孩子連奶都沒有喫了麼？」玲妹很擔心似地說，

「怕什麼，喫代乳粉就可以的。」瓊妹覺得很有理由。

姊姊笑，我們也都隨着姊姊笑。

「好，故事已經說完，時候也不早啦，都該去睡了。」姊姊吩咐着。

我一向是和她睡在一張牀上的，我們都收了竹凳，走到房裏去。她看着每個都睡到牀上了，纔又走到我這裏來，把蚊帳放好，坐在我的牀邊，持着蒲扇，再給我說些短的故事，一直到我朦朧地睡着了。

她呢，她要等父親回來，稍稍說一些家裏的事，纔躡手躡腳地到牀上來睡。父親常常說：「我們瑜姑兒真是一個好孩子，待人接物都是比不上的，將來一定有一個好的婆家了！」父親說完笑着，姊姊聽見，臉紅紅地走出去。真是，就是常到我們家裏來的親友的嘴裏，也說姊姊是一個能幹，忠厚，有福氣的姑娘。

在她十六歲的時候，她曾害了一場很重的病，後來聽母親說是傷寒。我還記得她一直在牀上睡了兩個月。在這樣長久的時間中，我是孤單單地一個人睡了。在最沉重的那幾天，我們都被禁止走到她的臥房裏去，就是在天井裏也不許大聲吵鬧。那時我的心裏是又寂寞，又怕；晚間溫習功課也還有人來伴着了。正在寫着字把頭枕在紙上睡着了的

時候也有，常常流着淚，非常可笑地跑到家裏供着的佛像的前面兩手合十很虔心地禱告着，求佛保佑姊姊，把姊姊的災難給我吧的心願也許出來。母親的眼也是哭得紅腫了，因為怕惦記的原因，住在×地的父親還沒有通知過。

一天晚間，母親走到祖父的房中去，很傷心的樣子，我好奇地偷偷隨進去。

「瑜姑兒怎麼樣了？依我看，六天都沒見效，還是另請一位吧。」年老的祖父很掛心地問着。

「真也是沒有法子，總是說睡語，我想着給她父親寫封信去呢。」

「那不是白白使他牽記麼？」

「我不是這樣想，您知道瑜姑兒是他所最寵愛的，真是有什麼好歹，他該把我們埋怨死了。」母親用了失望，悲戚的調子說。

站在一傍的我，忽然忍不住大大哭出了聲。他們都驚訝地望着我，在我的心中充滿了姊姊就要死去的悲傷。母親氣了，恨恨打我一掌。

「這樣哭，姊姊聽了怎麼辦呢！真是什麼也不懂。」

立刻母親的話提醒我！我知道我做了不應該的事，被母親責打之後，就極力地忍住，偎到母親的身前。

「媽，我不要姊姊死，我不要姊姊死！」我仰着頭，淚珠還掛在臉上，向母親祈求，好像她是有這樣大權威的人。

「不要緊，嬰兒，姊姊是不會死的。」母親抱着我的身軀，有一滴淚正淌在我的臉上。到了我們可以走進她臥病的房子的時候，她已經是從死之中間掙扎出來了的。她的臉瘦得使人難以想出從前的豐滿，顏色蒼白，頭髮亂蓬蓬的，手臂和我差不多粗細了。她看見我微微地笑，我到她的牀前去，被感動到淚在眼裏流着了。

「姊姊，你好了麼？」我低低地問着她。

她把頭點了點，像很沒有氣力的。

「你要喫這個麼，姊？」我從衣袋中把特意爲姊姊買來的筍豆拿在手中。

「我不要，我還不能喫，你自己去喫吧。」她的聲音很微弱，幾乎要聽不到的樣子。她漸漸地能從牀上坐起來，後來由別人扶持着也能在窗前的沙發上坐着了。秋日的太陽，懶懶地照在她的背上，她手裏翻讀着平日最喜歡讀的清照詞。病後，頭髮脫落了許多，她也很爲這件事擔心，不過後來仍然長成很好的。我們從學校走回來，如果看見她的興致好，就合着唱一首歌給她聽。

姊姊的健康完全恢復之後，家中兩月來陰鬱的空氣纔真的沒有了。母親還是要她在家裏好好養一下，於是她就停學一學期，到了下半年呢，因爲寒假開始不能插班，她又在家住了半年。到她從中學畢業的時候，已經是二十歲。

在中學畢業之後，姊姊被遣嫁了，對方的父親，也是父親很好的朋友，可是不知怎樣的關係，就把姊姊的婚姻定了。最使人想不到的事就是那個結合竟是想不到的圓滿，姊夫是一個很肯讀書又很肯耐苦的人。在安逸中能有這樣的青年真也是件不容易的事。在出嫁的那一天，最傷心的怕就是我了。姊姊固然也是垂淚，也許爲惜別或是本着

社會上一向的形式；可是我却忍不住號啕大哭。我拉住了她穿着新嫁娘的紅裳，死也不肯放手。還是母親哄着我說是晚間她回來，父親在一傍申斥着，我纔不得不放了手，看着她坐在圍了紅緞的馬車中走了。

那時我把希望放在晚間姊姊還要回來的事上。晚飯後一個人一個人都因連日疲勞早些睡去，我還是呆呆地坐在房裏守候。我想也許她來了，故意躲起來，我就跑到每間房裏去尋，我連影子也沒有看到！我的心張慌起來。我眼含着淚去問母親，母親只說要我睡去，說不定夜裏會回來的。我知道這樣的話是不足信的，就拖着懶懶的脚步，走回自己的房裏。

纔睡着的樣子，就看見姊姊真的來了，我從牀上跳下來，牽着她的衣襟，說再也不許她走。好像我纔一疏忽，她就溜着跑了，我生氣跳着脚，哭着；猛然地從夢中驚醒。在牀上滾來滾去，並沒有碰到另外人的身體，我知道姊姊是不會來，我忍了氣忿，昏昏地又睡着。

到第三天，姊姊真是回來了。隨她來的有許多男女僕人。她穿了一身很鮮豔的衣服，

我立刻跑到她的身前去，好像在訴苦似地說：

「姊姊，你總也不來看我！」

姊姊撫着我的頭，母親却過來把我牽走，說是怕弄污姊姊的衣服。

她雖然回來了，和從前沒有一點差別，可是在家人與她之中，總像有了一種新的障礙。大家都很客氣似地，如對來客一樣。當着我又遇了機會走到她身傍去問：「姊姊，這兩天想我不想？」我看見她的眼紅潤了，緊緊握着我的手。只有一些時的沉默，旁人的話就把她的注意力引過去。

在姊姊嫁後一個月，我就能到她的家中去。我還記得第一次去且和琪弟玲妹三個
人坐在一輛馬車裏。車停下來，心立刻就覺着不安，走進去，很不自然地，常常紅了臉。母親
在來的時候吩咐不要太隨便，要被人家笑話的。我們見過所有的人，姊夫也見過，還有一
個和玲妹年紀彷彿的男孩。姊姊是一聲不響地站在她婆母的身後，許多很好喫的食品
放在建漆的菓盒裏也陳列出來；可是我們都記着母親的話，裝着一點也不在意的樣子。

有時看見琪弟很熱心地望着，我立刻做了一個眼色，他就把頭低下去。一直到她婆母說：「少奶奶，你領弟弟妹妹到你房裏去看看吧！」我們纔安爛地隨了姊姊走向她的房裏去。

我覺得她的房子太好，什麼都是嶄新的。我們三個人都很高興，因為姊姊說房裏沒有旁人，就不必太拘束。

這一次到姊姊家裏，並沒有什麼大的意味，到後來，我自己能到她的家中，我纔覺得滿足。常常在星期六到她的家中，星期日下午再回到家中來。她也常回到家中來，住上兩三天。

得了姊夫父母的允許，姊姊居然也能繼續讀大學，却真是一件很少有的事。她讀的是文科，和姊夫一樣，可是姊夫比她高了一年。

姊夫也是一個很溫和的人，對於哲學有深厚的嗜好。常常看見他一個人躲在房裏看上兩小時的書，然後再走出來和我們談天。到了他認為該走的時候，他又悄悄地走了。

在我呢，雖然一時會深深地感到了離開她的傷心，可是因為年歲之增加，又能時常到她的家中去，所以一切又都平復下去。

在姊姊婚後的第二年，麟兒降生了。因為有了小孩，就不得不停止學業。第一次做了母親，許多地方是惹人笑的。每次到她家去，總是看見她露了很忙迫的樣子，好像照呼一個嬰兒，比服侍一個成年人還要麻煩得多。看見她蓬亂的頭髮，就忍不住哭了。姊姊就問着我：

「嚶，哭些什麼？」

「好像你太忙了，頭髮都未曾好好梳過。」

「唉，你還是不知道，早晨給孩子洗澡，餵奶，還給他一點輔助消化的藥，又要趕着把他的單衣裳縫起來，不知不覺就忘了。」姊姊露着疲倦而高興的神氣。

正在說完話，孩子的哭聲傳出來了，她急急忙忙地跑到臥室去，手輕輕拍着正在轉動的嬰兒，嘴裏哼着不知名的眠歌。可是孩子的哭聲像是更洪大了，她嘴裏叫着寶寶，把

孩子抱在手裏，就着痰盂撒了尿，哭聲纔止下去。

還沒有出滿月的時候，我很怕看他，因為那時候他的皮膚，像褪了皮的羊羔，漸漸地成爲異常的白皙，柔柔的睜大了眼睛張望着人。當着姊姊把他送在我的懷抱中，他就像被捉在手指中的青蛙頻頻地向上躍着，想要跳出去的樣子。黏黏的口涎流到我的頰上，我深怕他會跌下去，立刻要求救的口吻向姊姊說：

「我不要抱了，你快些接過去吧。」

她笑着抱過去，雖然也不是十分熟練，可是比起我來却好得多。

在這樣平和，安順，圓滿的生活中，不只是姊姊自己，就連我們也爲她慶幸着。看見她常常是帶了笑容的臉，麟兒長得又是那麼健壯，活潑，纔有三歲，就懂了不少人事。在我雖然只是十六歲的少女，暗地裏也懷着欽羨。

第一年進了大學，自己纔有十八歲。因為政局的關係，家從北京搬到天津去。姊姊的家也因為同一的原因住到天津。爲了學校的緣故，自己一個人孤單地留在北京。在我這

來到世上十八年從來未曾離開過家的人，顯然是一件很使我感到傷心的事。住在冷清清的宿舍裏，到了星期六的下午，看着許多人都回到自己的家裏去，淚就忍不住流下來。起初的幾天，所有的日子都是在昏昏暗暗中過去，對於一切事都感不到趣味。在這樣的時候，最使我盼望的就是姊姊和家中的來信。我曾寫去過很長的信，當着我自己守在寂寞的房裏的時候，告訴他們我是如何難過，如何安不下心去。父親雖然是在家中息影，可是他給我的信并不多。就是他那永遠存在一種尊嚴，教訓的信，到以後我也不覺着是如何需要的了。姊姊却常是有信來，在她的信中常常寫着她的近況，麟甥兒的事；她家和我家的情狀。此外就是談到讀書的話了，殷勤叮嚀保重的話幾乎每封信都有。

假期中總是急急地回到家中去，在沒有回家之先，一定有一封信寫給姊姊，告訴她是什麼時候回去。不是她住到我的家中等我，就是到了家的下午或晚間跑到她的家中去。麟甥兒老遠就會「姨姨，姨姨，」地叫着了。常是眼裏充滿了為快活而流出的淚；撫着他柔細的頭髮：

「媽媽呢？」

「媽在樓上啦。」他的頭仰起來望着我。

他雖然在年歲上增加，可是體格却不像先前那樣健壯。我蹲下身去，想把他抱起來。

「姨姨，我不要抱！」他搖着頭，表示不願意的樣子。

「真的不要我抱麼？」我故意逗引他，他不說了，兩眼望着我，小手指放在嘴裏，慢慢

地又說着：

「媽媽，長大了就不許要人抱。」

「你願意我抱你麼？」

他笑了，點着頭。

「那麼見了媽媽說是我要抱你的就好了。」

他很高興，一隻手搭在我的肩上，我抱着他立起來。這時姊姊從涼台上望下來，很快

「瓔妹，纔來麼？」

我點點頭，向她問好。這時抱在懷中的麟甥兒，看見了母親之後，兩眼只是殷殷地望着我，好像在催促我開口似的。姊姊纔叫了一聲：「麟兒——」我就立刻說：

「是我自己要抱一抱呢！」

我走上樓去和姊姊盡興談着，麟兒就坐在我的膝上。

有了這樣的快慰，每次離開的時候，總是費很大的力量。

現在還是讓我提一提辛和我的事吧。他也是讀着教育系，年級和我相同的。走進大學，最初認識的就是他了。他有高大的身材，微黑的膚色，對人是持着和藹可親的態度。偶然間在主任室中遇見了，主任因為知道我們是同系的學生，就為我們介紹相識。在自己也沒有抱了一定要愛他的初衷，雖然他誠摯的樣子已經給了很深的印象，也不過如朋友一樣的過從而已。等着我自己驚訝地暗想着：「呀，我們已經是在愛着了！」的時候，那早就到了不可相離的情況之中。在我沒有一個可以把所有的話都直訴出來的朋友，父親

的態度，從平日他的談話中就知道對於這樣事懷了莫明其妙的卑夷，只有姊姊是可以告白的人了。我在信中把所有的事就都寫去。那時候我們已經有兩年的過從，關於他，我所看到的和我所想到的都毫不掩飾地寫了去。姊姊的信中就有這樣的話來：

「看了你的信，知道你的心情，妹妹高興了，姊姊也是快活的呢！說什麼，要我告訴我的批評麼？我覺得你是沒有什麼不是處，他呢，從你的信中看起來，確是一個可托終身的男子。說到父親麼，那倒真是一件難辦的事，只好慢慢設法去疏通吧。在我的能力之中，要盡力地幫你們的忙呢！」

讀着這樣的信，心中不知是如何痛快了。可是自己想着她一定是希望着真的能相見一次，於是纔可以把「從你的信中看起來」的詞句，改爲「我的心中以爲」吧。

有一次假期回家去，辛也因爲有另外的事到天津，順便有了姊姊和他相見的機會。那時我立刻就看出了姊姊對他之滿意，因爲對他她用了平時對我一樣的態度。果然後來他就告訴我他對於她的想像的沒有一點不同。

在學校裏忽然有一天得着玲妹寫來的快信，寫着姊姊的麟兒突然間染了傳染病死了。說是只有一天半的病，就來不及醫治而死。瑜姊是在異常的悲傷之中。我大大地震驚了，我不信這是事實，果然地拿了信坐在牀邊些時，淚就不自主地流下來。我想着姊姊不知要如何傷心，就決定立時到天津去一次。時間太倉促，來不及面告辛，就用信通知他。急急地坐了洋車到車站，搭了下午四時的車。

車到了，天就要黑下來，一直坐了車子到她家去。踏進門，院中是死樣的寂靜，我也沒有先去探望另外的人，立刻跑到她自己的房裏。她正坐在沙發上，頭枕着手臂，悽然地哭。琪弟也正坐在椅上，默默地低了頭。他看見我，露着驚奇，可是並沒有說什麼話，我就走到她的面前。

「姊姊，我來了！」我低低地說。

她把頭抬起來，默默地，紅腫了的眼，睫毛上的淚，一閃一閃地像附着細草的露珠。「不要傷心了，姊姊，自己的身體比什麼都要緊呢。」

我想着用話來解勸她，可是說了這樣的話，看了姊姊的傷心，再想到那麼聰明可愛的麟兒，自己的眼也就濕潤起來。她的淚流得更多了，我跪下身去，把臉緊緊貼到她的面上。

由於我極力的慫恿，姊姊在第二天早晨隨了我到北京來。她住了一個星期纔回去。在這幾天之中我牢牢地記着了一點也不要提起關於麟兒的事。甚至於連孩子的事也躲避着。可是有的時候在公園裏，偶然遇見了和麟兒年紀彷彿的男孩，她一定要說：

「這個孩子多麼好呢，可是麟兒比他還好得多。」

這時她的眼又是淚汪汪的，我不敢去看她，低了頭說：

「我們到來今雨軒喫茶去吧。」

姊姊雖然在極度不佳的心情之中，可是仍然肯借了這個機會，靜下心去觀察辛。我們常常一跑出去，在他們中間有了新的友誼。當着姊姊走的時候，我一個人到車站去送她，她給我不少前途的指示：

「近來更看清了辛的爲人，真是覺得再好也沒有了。父親母親從小撫育到成年，到了現在，另外的一種力量是更大。忍痛是一時的，屈伏忍受是無窮盡的日子。」

她所以把這樣的話說出來，就是因爲父親正在忙着爲我訂婚而徵求我的同意呢。說到徵求同意的話，父親只許我點頭答應的。曾經是三番兩次有了這樣的事，一一被我回拒了，到現在像是再要不同意就不能得到父親的寬恕似的。真的我能隨隨便便就答應了麼？我還有我的辛呢。我很可以就着這個機會把我和辛的關係說給父親吧。可是我不敢，在我的腦子裏我能很真確地想到這樣做的結果。我只能暫時地用最委婉的話把這件事拒絕了。就是這樣父親也是忿忿的呢，可是除了所以拒絕的原因是要完成我的學業，不需要這樣早就訂婚，也說不出什麼話來。

所有的事都用信告訴了姊姊，她對於我所取的态度是深深贊同着。

到了我將近畢業的那一學期，不知道父親何以知道了我和辛的戀愛，就用一封嚴厲的信來申斥我。因爲要重重的說我之不應該，就把辛也罵成一個不好的人了。我覺得

非常痛心，可是我已經知道如何去選擇我的路。我就寫了長長的信去，告訴着辛是如何的人，請求父親不要再有如此嚴重的誤解。並且說着如果父親願意的話，我還可以把他引着來見你。父親的來信仍然固執他的成見，把如果不和那個人斷絕就斷了父女的關係的話也寫了來。捧着這樣的信我哭了，我沒有再回信，父親的信也就從此不再來。

這樣的事，我依次地告訴姊姊，她並沒有說我的不是，在一封信裏，曾附來一張五十元的匯票，還寫着這樣的話：

「錢很少，只補足你一點零用，不足的時候，儘管開口來要吧。」

我不知道那時候我的心中正確地作如何感想，不知道是想哭出來或是笑出來，只使我呆呆地立了些時。

「呵，姊姊，深愛我的姊姊！」

從大學畢了業，由朋友介紹我們在××中學做教員，同時辛又在母校做助教。我們住在學校裏，過着極簡省的日子，把所餘下的錢全數存起來。可是我們都是很高興，也有

適宜的娛樂。在十個月之後，我們已經有了結婚的能力，姊姊也說是應該了，她還說在婚期她一定趕了來。

在明媚的五月天，我和辛結婚了，取了簡單而嚴重的儀式。只有特意來的姊姊是我的親族，其餘就是些同事和朋友了。姊姊正在懷了七個月的身孕，她對我們的愛護，真不知要怎樣感謝纔好。她給我三百元算是貼補結婚費，另外的五十元算是禮物。姊姊執意要這樣，我和辛計議着只好留下了。姊姊私下裏曾和我說要如何忍耐，千萬不要使自己的個性發揚得太強，而且還告訴我該怎樣保持家庭間的幸福。她還告訴我這次的身孕，非常希望着是男孩子。

在婚期後的第三天她就回到天津去，在前兩星期她還寫來如何真的一個男孩子落生了，雖然不足月也是很健壯的。所有的人是如何高興，等着孩子長大一點一定帶了到北京去找姨姨呢。

離開她的我，想像得出她的快活。可是想不到有這樣的消息來了，我不知道我的悲

慟是多麼深，我想起她一向對我的愛，我不敢想起纔下生的嬰兒，也不敢想篤愛着姊姊的姊夫的悲哀，只是淚滿了臉，伏在辛的胸前痛哭着。

過分的悲哀之後，頭是昏昏沉沉的，辛爲我大大不安了。

「瓔，不要再傷心吧，怕把自己的身子也哭出病來。」他用極低的語調說。

我把頭抬起來，纔看見他的眼裏也蒙了一層清淚。

「我要睡，我要到牀上睡一些。」我帶着哭說。

他就把我抱到牀上去，他自己拉了一把椅子，在牀邊守着。

醒了的時侯，天已經是傍晚時分了，辛還是坐在椅子上讀着一本雜誌。我的身軀微微在牀上動轉一下，他就望着我，看到我醒了，他把嘴俯下來吻着。

「辛，現在有幾點鐘了？」

「七點過十分。」

「呵，已經這樣晚！」

我有一點驚訝坐起身來。夕陽正在留戀着青蔥的樹頂，金色的光柔和地照着。我走到立鏡的前面隨意把頭髮掠着。

「你還沒有喫飯吧？」

「沒有，你沒有起來，我告訴過老媽子等一等。」

「辛，晚飯我喫不下。」

「爲什麼呢？」

「一點也不覺得餓。」

「還要記着那件事麼？不要這樣吧，死去了的姊姊也決不願意她所愛的妹妹如此吧。決點喫些，少喫點也好，飯後我們去散步，今天是月半，天又晴，一定有很好的月亮看。」

姊姊的愛雖然一向是很深摯，因爲她的死去又把自己陷於大大的悲傷之中；可是

我也要顧及辛，不要使他爲我擔心纔好。聽過他的解勸，就痛痛快快地說：

「好了，我們立刻就喫吧。」

晚飯後我們順了山路散步，辛看見空空的兩手，就向我說：

「還是帶了薄絨衫吧，一定會涼的。」

從來沒有忘記過的，今天竟忘記了。

一面偎在辛的身傍走着，一面在想着姊姊的事，天漸漸黑下來，圓而大的月亮銀花
花地照着了。在深草裏穿來穿去閃着綠光的飛螢，左右上下地追逐着，看着山坡下的樹
頂，月光像是灑了一層秋霜。

「明天我想到天津去。」走在路上我和他說。

「一個人去，還是我們一路去？」

「我想還是我自己去吧。」

「要什麼時候回來呢？」

「出了喪就不停留，你還是住是山裏好了。」

想起自從婚後未曾和他離開過一整天，頗覺着有點黯然；可是姊姊曾經是那樣愛過我，就是忍痛也要忍下去的。

「不過自己住着，什麼都要小心，尤其是寒熱上，多納涼總是不大相宜。」我竟像對着孩子一樣地諄諄囑咐着了。

他沒有話說，只是唔唔地答應，我們重復轉過身來，在灑滿樹影的山徑上走回去。

第二天下午，我是一個人倚在去天津的二等車箱裏。帶了旅行者沉重的心情，想着就是到了所要到的地方，心也不會輕鬆下來的。記起辛含着淚的眼到車站來相送，就是如此的小別也却是不能了呢。我呢，我的心不也是被不快的情緒壓住了麼？可是我能忍，我不敢再有一點影響使他更傷心。我知道住在這幾天之中是不會有好興致的。好了，這是我使他不痛快了。可是我呢，除開離愁之外還有很多事情不敢使我多想，姊姊死了，再也不能相見，天津怕沒有一個能了解我的人。那麼我旅程的終點也不過如沙漠一樣的

荒蕪而已。父親寫信要我回去，一定不是他的本心吧，也許爲了姊姊死前最後的話，他纔好像忍辱做了一件降低他的尊嚴的事來招我回去吧。好像被強迫一樣地，他會把真心的諒解給我麼？父親不愛我了，母親也一定罵着我無情，只有真的愛我和我同情的姊姊也死了！

在心中想了這麼多，覺得眼淚又是在眼裏湧出來，立刻把握在手裡的日報舉在眼前。

火車到了，從月台裏擁出來，就叫了洋車。只有隨身的手箱，也不覺得一點麻煩。車在街中走着，心中有着希有的感覺。到了洋車停在緊閉着的門前，付過車錢，舉起手來按着電鈴，心是很快地跳着。

我聽見很熟習的聲音應着，門開了之後接着就聽見僕人含了驚訝的口氣說：

「呀，二小姐回來了！您好呀！」他笑着把我的皮箱接過去。

「老爺在家麼？」

「在家。」他把門又關好，「正在會客呢。」

「太太也沒有出去吧？」

「沒出去，少爺和三小姐剛纔也回來了。」

我一直向着母親的房中走去，黃昏下的房裏，有些暗了。我立在門際叫着：「媽！」

睡在牀上的母親立刻坐起來。

「誰呀？」

「我回來了，媽！」

「瓔姑兒呀！」她露了一點驚惶而快慰的樣子穿了拖鞋，我就急急走到她的身前。

沒有等她立起身來，就伏在她的懷中了。

母親先是快活得流出淚來，後來告訴我說是看見我又想起瑜姑來，就真的在啜泣着。我也忍不住哭了。剛巧父親從客廳回來，琪弟玲妹也到母親的房中來，大家都相見了。

在一時之間，我們都是默默地。母親走到廚房，特意關照我的晚飯；父親好像費了很大力

量纔說出一句話：

「你在北京住得好麼？」

「很好，您這一向也好吧？」

「總算是好，你姊姊之死倒是非常出乎意料之外，臨死的時候，玲是住在那裏的，她只記掛你，口口聲聲地叫着。交給了玲一把鑰匙，要轉交給你的。」父親把一把銅的鑰匙從衣袋中取出來給我。「說是有些東西留給你的。」

私下裏觀察着父親的性情，好像比從前柔和了。灰白的頭髮，劃滿了縐紋的臉，老年已經來到他的身上。也許因為姊姊之喪，他受了大的刺激，纔把一向對子女的態度改變。就是方纔提到姊姊之死，我曾看見他作頭低下去，用手絹在眼上擦過了，纔又抬起頭來。還是後來聽玲妹說到，父親自從我的事情發生之後，曾和她說過隨她將來自己的選擇吧，可是要有他的同意。

特意爲我做好的晚餐陳設上來了，母親坐在一傍般般地望着，常常問些瑣碎的事

情；玲妹走去關照女僕替我安放牀位，父親站起身來走到另外的房裏去，琪弟在一傍坐着。我很覺得餓，可是我喫了一點，忽然想起了姊姊，又想起了我自己，忍不住淚淌下來了。母親帶着驚訝的口氣問着：

「怎麼，瓔姑兒，想起了什麼事？」

「沒有什麼，媽。」在哭聲之中我答應着，淚却流得更多了。

「我有一點不舒服。」

「一定是疲乏了。早一點去睡也好。」母親這樣說了。

第二天早晨玲妹琪弟伴了我到姊姊的家中去。偶然想起從前在姊姊初嫁的時候也是我們三個人一路去；可是到現在，却是去探望已死的人了。

走進門第一個看到的就是削瘦了的姊夫，他正在院裏散步。帶了生活在無目的的絕望之中的神態。他看見我們來了，露了使人酸鼻的苦笑，我低了頭和他敷衍兩句話，就匆匆離開。到了客廳就看見放在中間的漆棺，呵，就是在這裏面睡着愛我姊姊的，我一點

也不能再忍了，像要嘔出心肝似地哭着。玲妹替我搬來一張籐椅，琪弟把電扇開了，我把頭伏在木棺的傍面，哀哀地哭着。她的家人都出來解勸我，可是我還是到哭得沒有一點力量纔昏昏地隨了他們進到裏面去。

現在我該說到姊姊留給我的東西了。姊夫送過來一個小黑皮箱，我親自打開來，最初看到的就是她留給我的一封信，裏面很有秩序地放着她的信件和日記。我打開了她給我的這封信，裏面這樣寫着：

「我并不知道什麼時候會死，可是我知道總要有那麼一天的。在我死後，我要把我所有的罪過在我曾經深深地愛過的人的眼前顯露出來；所以我寫這樣的信，而把這封信放在最容易看到的地方。爲着這些原因，我每次都很當心的。一直到現在我可以說是我很愛你，這在你，是不會否認吧？可是你知道麼，我對你及你所最愛的人曾經起了如何不宜的思想？命運這樣支配我，追悔和避免都沒有用的。恨我吧，把我忘記吧，這樣我纔以爲可以稍稍減去我的罪愆。我許你翻看我的日記，尤其是我知道了和認識了你的丈夫

辛之後，這封信也許在寫後的一天你就可以看見，或者是三二十年以後的事；可是記住了，寫這封信的人，是真心愛過你的姊姊。」

看了這樣的信，我完全包在迷霧之中，不知在她那一面會有什麼嚴重的事情發生過。好奇心領着我，而且她也允許過，於是就把她那抄了絹細小楷的日記本翻着了。雖然是日記，一點也沒有冗煩的毛病，用了非常簡潔和美麗的句子記下來每天心情之變化，能抓得住事情之要點。最使我驚訝的就是我看到她和辛相識那天的日記上，寫了這樣的話：

「到現在我遇到一個有力量，值得人愛的青年了。不要說瓔就是我在初見也怕有陷入戀愛的可能呢！」

過些天，又這樣寫着：

「怎樣東在我的眼中更可厭了呢？可是我都忍下，別人一點也看不出。連他自己我仍然裝了笑臉對他。也許他是太自私了，從來總是只顧到自己的興趣，終日埋在書堆中，

一點也沒有我的存在呀！夢裏也有他的出現了，真是難說，莫不是害着單戀麼？想起嚶，我的心抖起來。天，給我力量！」

後來忽然有着：

「我太柔弱了，我應該立刻斷了對他的想念，我立誓用盡我的力量幫他們成功。我追悔從前的不是，對於丈夫的不貞却不成什麼問題，想掠去嚶的愛，是在任何方面也說不下去的。當着東來吻我的時候，我的身心都很伏伏貼貼地抱在他的懷中，想着還是真心愛他到死吧。」

拿着書的手，微微顫動着了。我忍着像要潰崩的情感，翻到了她由麟之喪住到北京後補起來的日記：

「愛兒之死亡，在能和他同遊幾天之後，心情是完全恢復了。我幾乎完全沉在他的深情之中。偶然他把削好的蓮藕送到我的手裏，我的手觸了他的手指，就有說不出的快感來。我有一點忌妬嚶了，雖然我仍然很愛她。真要是在愛戀之中，沒有什麼退讓的。可是

他知道我愛他麼？他也能給我愛麼？瓔是不知道我的心，纔故意一個人到車站來送我。可是不知什麼力量驅使我，還是告訴她如何去努力前途的話。雖然私下裏愛他，夢想中要把他得爲己有，對於瓔我也是深愛着呢！」

我也再讀不下去，我再也不能忍，我猛然地伏在桌上哭了。

「呵，姊姊，你的愛是這樣呵！」

我忿恨，我好像受了恥辱，盡情的把胸中的怒意，傷慟發洩出來。陡然我覺得不該這樣了，我怕萬一旁人會知道內中的原因，我止住哭聲，向四周望了望，沒有看見一個人，纔低低地啜泣着。

姊夫悲傷的影子又在我腦裏閃出來，我忽然想到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訴他，不要他再如此悲傷，因爲她不是愛他的人。我還想着自己也不要爲她之死去而悲傷，把她整個地忘掉，一點也不要記起來。我用手把她的日記恣意地抓着，紙片輕輕地飄在地板上。

「你這賤——」

我纔這樣罵出口，不知什麼牽住了我，使我想起兒時姊姊對我的情況，我像又看見了她那一雙大的充滿了仁慈的光的眼睛，和她那有耐心的，無盡無休的每天故事……還有就是有了不正當的思念之後，對我也保持着一向的愛，和把一切祕密在我眼前展開的心願，對她的原諒是油然地起來了。

我把所有的信件和日記放在壁爐裏，擦了一根火柴點着，看着熊熊跳躍的火焰。我在心裏想着：

「讓生前的罪惡和她永遠地死去，讓愛她的人還是追念着她吧！」

兩條淚從我的眼角直垂下來。

結 束

不能丟開心上爲女人無情的傷痛，君的健康是一天一天地不佳，臉漸漸地削瘦了。女人對他之不忠，以及女人特有的根性，已經是很清晰地明瞭了。真不知道是什麼緣故，還不能擺脫開。有時獨自坐着，兩手捧了頭，淚就不自主地淌下來。在缺陷中生活着的人，心是再也不能安靜下去。

深夜，他失眠了。那窗外嘈雜的蛙鳴，真如一支一支的針，在他的心上復刺着。他記得也是在這被蛙聲叫碎了的深夜，海風微微地從窗口吹進來，忍着爲得意而跳躍着的心，默默地把那無知，親誠，熱情的心遙遙寄給她。那時他想着她的純真，正如她的容顏。這時候呢，什麼都看清楚了，知道自己真情的流露是怎樣只換來她的冷笑；她在她的心中，真是一隻不知事的小羊。

——呵，毒了的玫瑰！

接受了朋友殷殷的勸告，一個新的刻苦的山居生活開始了。

同居的是懷了純樸的心的少男少女，君的靈魂像是被拯救了，一線的光在眼前閃着。

那雄偉的山峯，那帶着洪大聲音的澗流，那高大，耐寒耐苦的長松，那從石隙裏涓涓流出的細泉。還有朋友們熱的同情；都給他無限的力量，去忘掉那一向苦着他身與心的娜。

曾爲一時的興奮，圍坐在高大的松下，把所有傷心的過去傾吐出來。月光照臨着慘然的臉色，在朋友們曲意的安慰之中，他嗚嗚地掩面哭了。峭料山風之侵入，他真是禁受不起。第二天的早晨，身體就感覺不舒適。

「君，你身上不舒服麼？」

被他的輾轉驚醒了同牀的玄，關心地问着。

「有一點發燒，沒有什麼要緊。他懶懶地回答。」

玄用手撫着他的前額，查看他的舌頭。

「頭很熱，舌苔也生了，怕是昨夜冷着。」

朋友的熱情，引起他心內的慚愧，病呢，也確是很猛烈地來了。當天就一點飲食也不能入口，乍涼乍燒，心中更生難耐的煩燥。

到下午，熱度更高，病狀是如此嚴重，朋友們真是想不出什麼適宜的方法來。山中的交通是不便的，也沒有地方去請醫生。玄和森一步也不離開他，屏着氣坐在他的牀傍，看着他那爲煩熱而燒乾了的唇，和他那跳動的血管。

過去的事——在腦中顯映出來，他昏沉沉地睡着，有時發着含混的嚶語。

「現在你覺得好一些了麼？」

玄看見他的眼微微張開，知道他在醒着。

「像是好點。」強自在臉上劃着笑，報答友人的盛意。

「君，我替你燒一點麵來吃好麼？」年幼的森張着兩眼，殷切地等着回答。

「你總是吃，吃壞了怎麼辦呢？還是餓着一點好。」

玄早搶着代他拒絕了。

森被玄說得笑了。真是，朋友們的殷勤，是更增加他的羞愧，玄還爲他讀了幾首他愛讀的小詩。

夜中，他又哭起來了，驚醒陪着他睡的玄，立刻點起蠟燭，坐到他的牀上，他還是緊緊地兩手掩面，傷慘地哭着。

「君，君，又哭了麼？想起來什麼事情呢？」

但是他那時，並沒有清醒着，被玄叫醒之後，他自己仍是莫明其妙。

「我沒有哭呀！」

「你什麼會沒有哭呢，臉上還有淚。」

他果然覺出自己臉上的淚痕，想起夢中的情景，知道又是那不良的女人苦着夢中

的他。偶然再憶起，又非常傷心。

「不要再想了吧，把什麼事都丟開，大的自然能給你這力量，你知道有許多大的事是等着你，你的父母望着你，朋友們盼着你在記憶中死去那辛酸的過往，展開那新的，有

力的生活。」

深心的感激，是由着含淚的眼表出了。

「還是睡吧，好好養病。」

玄如母親一樣地輕輕拍着他，在朋友的溫懷之中，他又睡去了。

病勢更是沉重了。由朋友們的計議，他就被送到城裏××醫院去。

那裏有柔輓的病牀，及一切適宜的設備，比起山中來，真是好得太多了。玄還是成天地陪了他。

到了病院兩天，他的病勢就大大地減輕。因為在病中，對她的想念更殷了。而且明知道她現在是在這城中，真要是想見她用不了多大的時候就可以看見的，他也感到自身

的情感太薄弱了，不能再忍着，就向守在牀邊的玄說：

「玄，我有一點事想和你說。」

「有什麼事？你想吃什麼東西麼？」玄熱心地答着。

「不是，我想請你找一下——」他的良心動了，他不敢再說下去，臉也紅漲了。

「找誰呀，快些告訴我。」

「我想找娜來。」他說完立刻把被蒙了頭。

他也知道再和朋友說着如此的話是非常對不起人的事。但是心中却是想見她，在這枯悶的病中生活，想見她一次。

爲着羞愧，他自己在被裏嚶嚶地哭起來。

友愛的安慰，隱約地聽見了。

「不要哭，自己的病要緊，回頭我替你找去。」

心中的慚愧更是深了，聽着玄如此的回答，他又不想見她了，深厚的友情在閃爍着。

「玄，我不要見她了。」他把被又放下去，玄爲他拭着臉上狼藉的淚。

「爲什麼呢？」玄也覺得有些驚訝。

「我再也不想見她了。」他堅決地說。

「這樣也好，還是丟開吧。」玄抱着他那爲抽噎而震動着的身軀。

君從山上下來，身心都在健全之中了。新的磨煉，偉大友情之感動，給他一種強力去忘掉過去，重復向着新的路上走去。他的皮膚被太陽曬成健康的微黑色，兩眼也有光采，對於娜之思念也全然淡然了。

心中在不知如何地感激着朋友玄，真是不聽從他的話，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到今天。朋友們都到車站來送他到×埠去，這樣充滿了欣悅離開故地，却是從前少有的。

「在×埠要自己珍重，不只是身體，也要顧及你的心。」玄懇切地說。

「我知道，就是不顧自己，也不能不想朋友們的殷望。」

棠只是在一傍抽着烟斗，森提來了一大包水果。

「君，這裏面都是你喜歡吃的。」有着孩子樣天真的森高興地說。

「呵，真謝謝你，這麼多怎樣拿呢？」

「吃不完丟在車上好了。」森憨然地笑了。

「你看森一天到晚總是吃。」玄說。

大家都笑着，只有汾在一傍靜靜地站立，她原是一個多感的少女，不知她又在想些什麼。

「但是你也別忘記給我們寫信呀！」汾說了。

火車的汽笛銳尖地響起來，君就站到車板上去，向朋友們望着。

車動了，朋友們也都隨着緩緩行動的車，末了，說了再會之後，他們都站在月台上搖動着白巾。

在健全的體內，懷着愉快的心，他就被火車帶到小別兩月的×埠。

到了×埠，纔知道學校還沒有開課，帶有與夏天同樣炎熱的秋天，每天滴着悶雨。朋友們酬酢也完了，一天沒有什麼事做，在寓所裏深深地感到寂寞。

一個下午，在濛濛的細雨中，他披上雨衣出去了。走到街頭，纔想起來沒有什麼事情做，他呆呆地站在那裏，汽車電車在馬路上奔馳着。忽然他看見了路旁染着彩色的影戲廣告，他決心去看××戲院的一張名片。他就跳上一路的公共汽車，因為星期日的下午，車裏的人非常擁擠。

車纔過白渡橋的時候，他像是聽見有人喚着他。

「君，君！」一個柔媚女人的聲音。

他把向着車窗的身軀轉過來，纔望見車門那面立着輕盈的少女，他頓然憶起了他的女友蓮，本來是在×校同學，後來因為某種的關係，更熟識了。在君的眼裏也就是極普通的一個友人；可是在她那一面，以為是比朋友多一點什麼似的。

既然遇見了，就不能不向她招呼，在擁擠的乘客中，他們遇到一處了，欣然地握着手。

「這是我的女友蕙——這是×先生。」她爲他介紹和她同行的女子。

「君，你什麼時候到×埠來的？」

「有一個多星期了吧。」

「你也沒有到我的家裏去。」她含怨地說。

家是指了她和一個男人同居的寓所。

「因爲幾天連着下雨，還沒有得着功夫去拜訪，真真對不起。」他扯了一個謊。

「你現在到什麼地方去呢？」

「因爲沒有事，想去看看影戲。」

「到那一家呀？」

他看見她說話的態度，知道她說不定也到××戲院去，故意爲避免這麻煩，他告訴了另外一家。

「我到××路××影戲院去。」君淡淡地然說。

「呵，真巧，我也到那裏去！」

「那也好，我們可以在一路。」他苦笑着。

——真是孽障！他在心裏這樣叫着。

因為時候已經不早，戲院裏也是擁着一羣人。樓下是沒有座位，就買了三張樓上的座券。纔把票買好，就模糊地看見一個美妙的身形在眼前閃着，立刻他的心跳起來。那個女人有蓬鬆的短髮，塗着紅紅的嘴唇，有一雙黑大長着長睫毛的眼睛，她穿着銀色的旗袍，搖了一柄淺綠色的鵝毛扇。他知道這是娜了，她好像也看見他故意裝着沒有注意的樣子。他心中的憤恨，又湧上來了。

——爲什麼要生出憤恨來呢？這樣的女人是不值得愛也不值得恨的。再生的憤恨，就是對她不能忘情；真的兩月刻苦的生活，就這樣地丟掉了麼？

他這樣想着，就極力遏止自己的情感，也不向她招呼，也不再多看她一眼，就匆匆地和她們走到樓上去。

雖然他是想着極力約束，但是心也就不能安靜下去，明明看到她另外一個女人坐到最高貴的座位上去，一眼也沒有望他。那窈窕的身材，那輕盈的緩步，那會使他迷醉的嬌小的身軀呵！

這樣，君知道已經有一種新而強的力量在他的胸中了。真要是在兩月之前，如果有她在他的眼前出現，他定然要跑過去，不顧她無情的責罵，情願低聲下氣地做一個女人的男人。

心是興奮着，臉是被忿然之念漲得紅紅的了。他默默地坐着。

「君，你有什麼不舒服麼？」蓮茫然地問着。

「不是，不是。」他堅決地回答。

蓮聽着他的語調，知道一定是有什麼不高興的事，就不再問了。

——我還是要見她一次，也可以把從前的事結束呵。再說，我也可以給她看看強有力的我。

因爲是想見她一次，就想出自許的原因來。他離開座位，走到她那面去。

「娜，娜！」立在她的座位之後低低地叫着。

她正和同來的女友談得很起興，像是沒有聽見。

「娜——」聲音稍高了些。

她聽到了，先向左右顧着，最後纔把頭回過來，看見了立在她身後拉長了臉的君。

「呵，君，你到×埠有多麼久？」她立刻握了他的手，親切地問着。

「還沒有幾天。」他冷冷地回答。

「我真還忘了，我忘記替你們介紹，」她指了和她同來的三十歲左右的妖冶女人，

「這是×太太——我的 Cousin 君。」

「我真高興，想不到在這裏遇見了你。」他裝做很興奮的樣子，真像對他還有和從

前一樣的熱情。

「媽也來了，和我都住在××飯店三十三號。」她還是像從前似地急促地說着。

「你的母親也來了？你們來幾天？」他的心是更猛烈地跳躍，可是話却靜靜地說出。

「有兩個星期，母親要回到湖南去。學校還沒有開課？」

「還沒有。」

「你就坐到這裏好麼？」她指着身傍的空座位。

「對不起，我是和朋友一路來的。」

「那麼今天看過影戲之後，和我一路到××飯店去，我請你吃晚飯。」

她的虛偽，如她的聰明，如她的美麗，如她的罪惡。

「也是不能奉陪，一位朋友早已約定了。」

「還是爲我的緣故辭掉了吧？」她又低低地說：「我真是想你呢！」

像這樣的話，也曾使他興奮過，可是現在，什麼都很清晰地在腦中了。

「很難回拒呢，人家一副熱誠。」

電鈴響了，和諧的樂聲起來了，在起始演着一節雄壯的 *Overture*。

「那怎麼辦呢？」她像是很用心思索似地，「那你什麼時候可以完呢？」
「太難說了，總要在九點之後。」他木然地說。

「席散之後沒有什麼事就到我那裏去吧。」她緊緊地握着君的手。

「好了，就這樣吧。」

——她如何到上海來了呢？而且住在××飯店，就不見得是很高尚的地方。

他心裏想着，一點也沒有心緒去欣賞影片，蓮呢，像是已經看出了什麼？就一直只和她的女友談着笑着。

在第一次休息的時候，他看見娜和她的女友翩翩的離座了。他的心像是更不能靜下去，但是娜呢，一點也沒有望他就出去了。

影戲完了，觀客如潮水似地從高大的門裏擁出去，他匆匆和蓮告別，自己一個人走着。

纔走出幾步路，在一家冷飲店的門際，他看見娜的女友正立在那裏留心地看着。

去。娜也坐在那裏向外望着街上的行人。他想着她一定是等了他，他有一點怕見她，他怕再擾亂了他那平靜的心，就敏捷地轉到另外的一條路上走了。

從朋友的宴會散後出來的時候，正是九點鐘。也想爽約不到娜的住所去，後來還是不自主地跳上洋車去。

因為路並不太遠，所以沒有多大的時候就在一所有着花園的洋房前停下來了。用電燈排成的××飯店幾個字正忽明忽暗地閃着，他就走進賬房去。

「對不起，×女士住在幾號？」

「×女士，」一個乾瘦的人露着卑鄙的笑，「在三十三號，樓上面。」

「謝謝你。」

在樓上狹的甬道裏，他尋到了三十三號，就輕輕地敲着門。

女僕緩緩地把門開了，像是裏面有什麼秘密似的。娜在裏面早已看見他了。就吩咐

女僕請他進去。

「這樣晚你纔來！」她穿着黑紗的 Evening dress，正坐在牀邊穿着綴有假鑽石的
黑緞舞鞋。

房裏有四五個人，除去他認識的×太太，×女士之外，還有一個穿洋服，很油滑三十
歲左右的一個男人和一個二十歲上下的女人。雖然不相識，也皆漠漠然打着招呼了。

「這是×先生，×女士——Cousin 君。」娜介紹着，他只冷冷地把頭點一下。不知
什麼原因，初見她就非常討厭了。

娜已經把鞋穿好，走到他的身前，握着他的兩手，柔媚的眼望着，他的臉又漲紅了，把
頭低下去。

「近來却更瘦了，身體看起來却是很好呢。」她嬌嬌地說。
他知道應該不動一點感情，這樣，纔是真的忘情於她了。

「健康很好，謝謝。」他還是沉着臉。

「你的肝胃病呢？」她像很關心的樣子。

「那是一生也不能好的了！」

「在×城聽朋友說你生了一次很重的感冒，真使我担心得不得了。」

「哈哈——」不知什麼緣故他狂笑起來，引起房裏的人對他們的注意。但是他知道這是不大應該的事，缺乏自然地又收住了。

娜的臉也紅了。

「君，你該寬恕我呵！」她低低地在他耳邊說。

他沒有回答，仍是木然地站在那裏。

「做錯的事，追悔也來不及了，旁人會冷然地望着我無知無識地做去，但是你該寬恕我，再引導我呀。」她說得非常委婉，在他早已知道得很清楚，這不過只是她嘴裏說說而已的事。

「寬恕誰呢，連自己都不能寬恕了呵！」他又有些動情了。

「站着不是太累了麼？坐到那邊去吧。」她故意打開他的話，想請他坐到牀上去。

「這樣也沒有什麼，你今晚還出去麼？」

「×先生約定了去跳舞。」

「我很想和你談一次，你可以辭謝了麼？」

「很難爲情說出口呢。」

「我請求你這樣做，也許這就是我最後的請求了。」

「我不能這樣做，君，你該原諒我。明天我也許能在××戲院等你，好麼？」

「××戲院？」

「是呀，下午兩點鐘。」

「對不起，那豪富的生活早已擯棄了許多時候。」他故意刺着她的情感。她的頭也低下去了。

「無論如何明天我想見你，隨便你說在什麼地方。」

「明天我有許多事情，怕不能奉陪。」

這時候他們已經走到室前的涼台上面，她忽然假在他的胸前。

「見了你的面就有些怕，君，爲什麼我不去見你，爲什麼在你的病中我不去服侍你，在你的眼前自己真是不敢抬起頭來。我沒有這樣的力量。君，你該寬恕我呵！」她像是哭了。

從前，她這樣可以大大地擾亂他的心情，但是現在呢，在一番刻苦的磨煉之後，已不能被這虛偽的情感打動了。而且好朋友們的眼，又像羣星似的在天際熱烈地望着他，就是稍稍興奮起的一點又被鎮靜下去。

「你該知道那一天，我是無論如何也不願意見你，而且我也不願意從我的嘴裏告訴你，想到你，自己就忍不住哭了。」還是她自己說着。

「我知道，君總是能知道我的心，知道我的愛。」

——我知道什麼？你的心麼，你的心是虛偽造成的。你的愛麼，你的愛是給所有迷醉於你的容貌的人們。你的身形是神的傑作，可是忘記給你靈魂。你說着謊了，你，男人的吸

血鬼！

他的心裏在這樣想着，可是他却仍然默默地立在那裏。

「看見你的身體健壯了，自己也非常高興，真是自從離開了你，就沒有有一天不牽記着。」

——你會爲我的健康高興麼？怕你早願意我離開這世界，那樣，就沒有一個人知道你的——一切了。

「一句話也不答，你總是對我不能諒解，真的連一點舊情也不眷戀麼？」

「舊情？」他低低地重複着，「舊情該是些什麼呢？」

「君，想不到你近來的性情大變了！」她嘆息着。

「變了？我却也一點也不覺得。」可是他的心中却加上了這麼一句話，「不再沉迷於你的媚惑，就算是性情變了麼？哈哈，你這魔鬼！」

「因爲沉靜而近於冷酷了。」

「人生原是要靜的，冷酷却還不見得。」

「還不冷酷麼？你對我是多麼淡然！」

他又冷笑起來了，他不反駁她的話，他只是縱情地笑着。

「你們男人總是這樣的。」她忿然地說。

「真的麼？」他裝了很認真的樣子，「還是請你少說一些吧。」

對於這女人的特性，君是早已深知的了：倔強，驕縱，詐偽，放浪，善於揮霍。她可以用很巧妙的方法來欺騙一個男人，而那被騙的絲毫不知她的技倆。她有美顏，流利的口才。而且也完完全全是現代社交中的一個少女。她對於愛的施與是普遍的，只要她能得着物質上的滿足。

現在呢，在君的眼裏是很清楚的了。他知道爲什麼在離別之後她就不再給他信，他也知道爲什麼她和那些不良的女人來往，他也知道所以訂婚的真意。和一個人抱着的時候，就閉了眼想另外的對象，她利用着男人的弱點，就是訂過婚了也和這鬼頭鬼腦的

×先生混。這是她活在這世界上的目的，這是她所說過的遊戲人間呵！

也曾爲犯了難於彌補的罪，在他身傍嚶嚶地哭過；也曾爲漸漸地知道了她的不忠，害了強烈的失眠；也曾爲着担心她的遭遇及憂憤自己的過去，使自己的健康一天一天地不佳下去；也曾爲要擺脫了那毒蛇擾着的心而到山中度過兩月的刻苦生活。一切的事在君的心中都是清晰的了，他已經有這力量不受心的誘惑，也不再狂亂自己的心情了。

所以這次相見連他自己也頗驚訝何以有如此大的力量，雖然有時會被她動人的話微微打動；但是不久仍然可以平靜下去。好像他是在和另外一個人說話，在做一幕戲，他只是——一個聰明的觀者而已。

有時候在她說着無止無休的話，偷眼看着房裏焦急的男子，他真想笑出來。看着那不安的神情，自滿，驕傲，油滑，君又有些可憐他了。

——高興麼？哈哈，早晚你的聰明就是愚笨了。在你那得意的笑中，早已隱了你傷心

的哭泣。鬼，小心點吧！

忽然他記起了在×城朋友告訴他的話，是和她訂婚的人在一個茶會裏給他不恰當而含有惡意的批評。

「娜，我真要謝謝你呢，你的×對我的批評。真是我在你們的眼中，就是那樣麼？」她立刻離開他的懷，和他面對着，非常氣惱的樣子。

「爲什麼要和我說呢？×和我有什麼關係？我有什麼對不起你的地方儘管說吧！」她提高了聲音說。

在從前，他也許就趕緊請求她的原諒了；但是現在他決不會做這樣愚蠢的事。他立刻離開這裏了，他以爲這房裏的空氣都是毒的。

他走進房裏，人們的眼睛驚訝地望着他，他從容地拿了帽子，走到房門再轉回身去。「再見，再見。」

他看見娜在牆角低了頭像是哭着，但是他的心決不會被牽住，他開了門，走出去。

走出旅館的門，正有一輛洋車在那裏，他就跳上去。在那光滑的柏油路上走得很平穩，風微微地吹着，他感到身心都輕鬆了。

「這是一個結束了！」他自語着。

羣鴉

沈太太今天特別熱心地盼着沈先生可以早些回來吃晚飯，她時時望着鐘，她在心裏想着：

——還有一刻鐘他就可以從署裏回來。

到了時鐘已經敲了五下，她又想着：

——好了，他該站起身來，取了帽子，走出來，又該在電車站那裏等着。

於是她自己就計算着，到五點半鐘他定然可以回來。

她更殷切地望着鐘，古怪的是鐘更不肯移動，雖然是焦急着，也是無可如何的一件
事。

到了計算他該回來的時候，她的注意轉到聽着門鈴的聲音。她聽到一次響着了，她

也聽到開門的聲音，可是並沒有腳踏着樓梯的聲音。她覺着失望，尤其是在今天，她再看鐘，一刻鐘已經溜過去了。

她疑惑着，不能給自己解答，這時候，她又聽到門鈴響的聲音。她的心起始在跳動了，竟然也聽見叩門的人走上樓來，她急於用手抵着鬢角，頗大的敲門聲音起來了。

立刻，她的心又冷下去，她知道他回來是決不會敲門的。

門開了，走進來是穿了制服的僕人。他告訴着沈先生因爲有聚宴，不能回來，請沈太太自己吃晚飯吧。

來人去了之後，她就吩咐着僕婦開飯；可是她自己却是緊縐了眉，顯出頗不高興的樣子。

在吃飯的時候，她也不能靜下心去，不能說給人聽的「新聞」像小鳥一樣地飛着，頂撞着她的心。好像要她能找得着那麼一個人，能張嘴開來就如瀑布似地衝出去，那樣她的心纔能爽快，纔能恢復以前平靜的性情。

在這麼需要着一個人的時候，他偏偏有聚宴了，不能回來；自然沈太太是該氣惱的。但是她想到了一個人，她想到了住在樓下的李太太。於是她像從黑暗中過來又看到光明一樣地，趕快着喫完了飯。

她匆匆地跑到樓下去，就看見李太太李先生和一個女孩子還正在喫飯，他們起來讓着她，請牠坐了，他們除去這一點同住的關係之外，李先生和沈先生還是同事。

「怎麼李先生沒有聚宴麼？」沈太太在問着。

「什麼，沈先生沒有回來麼？也許他們庶務處爲主任送行。」

李先生回答着，爲表示友情的緣故，他帶着不可少的笑容，可是他看到了李太太的臉，頓時就收斂了喜悅的樣子。

這不是很不十分巧的事情麼，本來是想以李太太爲對象，把使她行立不安的這一點事情告訴告訴的，李先生又在這裏，總像不大好意思。她只好耐性地在那裏坐着，眼睛在望了繞着電燈的飛蛾。還算好，李先生很快地喫完了飯就到隔壁的房裏去，於是她纔

得意地起始說：

「李太太，你知道麼，我是想來告訴你一件新鮮事的。」

在她這麼一句半吞半吐的話的中間，已經暗示着這件事是多麼有味，多麼值得聽。

「什麼事，沈太太，快點說出來吧。」

李太太也是很好奇的，暫時地停止了喫飯的工作，真就起始熱心地聽着。

「可是有一樣，你知道了，可不能說給別人！」沈太太這樣說着，也沒有來得及等李

太太的回答，就接着又說下去。

「你知道在他們那裏辦公的有一位王女士麼？」

「是那位說獨身的王紫瑛女士麼？」

「是，就是她——！」

「真是年輕輕的人，不知道爲什麼有那怪癖氣！」

「快不要信那些吧，我今天看見她了，在中央大街，同一個長得很漂亮的男人在一

起。」

「是麼？」李太太頗驚訝地，湊到沈太太坐處的前面，「聽說她連男同事都不大高興理的，而且不擦粉也不染口紅。」

「就是這樣反常的人纔能做大驚人的事呢！」沈太太像是老於世故的，「那個男人的年歲和她差不多，很親密的樣子，提了大大小小的紙包。」

「那一定是陪她買東西了。」

「當然啦，你還記得她說過的女人降低自己的身分，男人也就最會在這上面討好。可是她現在呢，不也是跳不出女人的圈子？」

「說說人總是容易的，到了自己也還是那麼一回事！」

她們同聲地嘆息着，搖着頭。

「我想她一定是看見我了，可是故意地轉過頭去——」

「一定是覺得難爲情吧！」

「我也那樣想，就不多事，也沒有打招呼，就走過去。」

沈太太把在心中認爲頗有味的新鮮事說過之後，纔覺得心中鬆快了。她有着擔負了重大工程的技師，看着在自己手中完成的那樣欣悅，零零碎碎地再說些全然對自己沒有關係的話，她們有時候笑着，有時候聲音提高一點，常常又是湊近了耳朵低低地說。

實在是覺得想說的話都說完了，她纔又叮嚀一番不要把那件新鮮事說出去，站起來告辭，翩然地又飛上樓去。

這時候，李太太纔有機會覺到飯還沒有喫好。她又坐到飯桌那裏，吩咐僕婦盛一碗熱飯來，繼續着喫起來。

李先生穿了拖鞋；用牙齒咬住了烟斗，頗鬆閒自在，從隔壁的房裏走出來。

「真虧你，還沒有喫完！」

「人家不是陪了沈太太在談話麼？」李太太懶懶地把眼睛從飯碗上抬起頭來望

着。

「總也沒有完，不知道成天在說些什麼！」

李|先生悠然地吐出一口烟來，像一條濃霧似地衝到空氣中。

「當然是有要說的事情，也是值得說的新鮮事——」李|太太翻起眼睛來，像在他多事，又像在想些什麼。實實在在的她是在想着他是不是也是一個「別人」？憑她的聰明，自然能很快就給出回答來，正在想着起始說，突然間起了由遠而近的哭聲，一直那哭着的孩子的頭伏到她的膝上。

「鐘鐘，什麼事儘着哭呵？」

她放下了飯碗，溫柔地撫慰着，可是哭着的孩子，是更有力地號叫。

「哈哈，這倒像美國的鬧鐘了！」他毫不關心地在說着。

六歲的孩子，也不知這話是善意或是惡意的，只有更強烈地哭鬧，身軀還在擺動着。

這時候李|太太作好作歹地哄着，孩子的哭聲纔下去。說出原因來是因為一隻蝗蟲飛到

身上來嚇哭了的。李太太皺了眉，嘆一口氣。

「時候也不早了，我也不喫了，去睡吧。」

李太太領了一行走一行抽噎着的孩子的手，到臥室去。

夏天的夜間，蚊子嗡嗡地飛，到僕婦喫完了飯，替了她去守着睡到牀上的孩子，手臂和腿上已經叮了四五塊紅腫的地方。可是她還爲那新鮮事鼓着好興致，高高興興地跑到李先生一個人的起坐室去。他坐在那裏看着當天的日報，看過了正文，正在找着有趣味的廣告或是全然與他無關的那些「啓事」、「聲明」。

看見她進來，立刻就放下報紙，因爲他也是在很熱心地惦記着那件事。

「你知道在你們那裏的王女士麼？」

「是王筠石麼？」

「不是，不是，那個抱獨身主義的。」李太太好像因爲他之愚笨，纔覺得一點氣急。

「呵呵，我知道了，王紫瑛是不是她今天告了假。」

想起這個名字來，他的心中覺着點酸溜溜的，他自然該很清楚地記着她。

「你也知道她爲什麼告假？」

「那不知道，總之女同事告假最容易，有時候特意去問她們還不願意說呢。」

「我從你那裏知道了不少她看不起結婚的女人的話，她罵過我們是玩物，是家鴿；可是她自己，你能知道麼？」

「什麼事情呀？」

「隨了一個年青的男人，在中央大街上走着。」

「那有什麼關係呢？」

這句話是有力的，本來這不是很平常的一件事麼，於是她就加重了些，使這事情的本身更新鮮一點。

「有人看見他們好像是並着肩從××旅館出來的。」

李太太說完了還故意低下頭去，像含羞又不屑於提起的樣子。

「這話可信麼？」

「我和你說這些謊話有什麼用，沈太太特意來告訴我的。」

李太太擺出來嚴重的意味，間接地證明了事情的真實。

「難以想得到的！」李先生用右手摸着下頰上冒出來的幾根二三分左右長的鬍子，像老於世故的人搖着頭。

「你們不都推崇她是有作爲的女人麼？現在，她也就走向爲男人玩物的路了！她也不能避免這平凡的路，依照她的意思大約是可以說作下賤之路，」李太太得意地，露了極度的鋒鏘在說着，「我就是不願意看這樣的人，把理想放得不近人情的高，到末了還要跌下來。你還記得她那次到我們家來的情形麼？」

「我倒沒有十分留心。」

「不是露了目空一切的樣子，看看鐘鐘也皺皺眉，好像她很可憐我這麼一個愚昧的人。」

「那還是小事呢，同事中當面喫她虧的更不知道有多少。」他說完了這句話，臉微微地紅起一點來，但是他立刻鎮靜下去，成爲一點也不在心的樣子。

「可是有一樣，這事情先不要說出去，沈太太告訴我的時候就加意的囑咐不要說給別人。」

「那一定，自然我不能提起來，究竟這事情還不是親眼看見的，就是親眼看見，嘴裏不也要留點神，免得出事。」

他滔滔地說着，表白着他自己完全是一個可以信賴的人。

第二天李先生仍舊到署裏去辦公，想留心一下王女士有什麼變遷沒有。他到的時候，恰巧是九點，他很快地就在考勤簿上簽了名。他在先他而來的名字中尋找，可是並沒有看見她的名字，他的心中在想着，至少她又是遲到了。

但是，她始終沒有來。他一閉起眼來就好像看見她和一個年輕的男人快快活活地

走着。在午飯的時候，他回家去，把這事情告訴了他的太太。

「怎麼樣，什麼都不假吧！裝着正經的人，一發洩出來更比別人沒有顧忌。」

她很得意地，想藉了這好機會出盡胸中的鬱氣。

飯後，特意地早點回到署裏，已經有六七位同事在那裏談着閑天。談話的重心，就是在王女士兩天沒有到署的這件事。他們有的以為她定然是害着重病，有的認為是在女人們的那個時期之中因而告假休息。他知道他們所談的事反倒遠遠地離開去了。他坐到自己的位上，逍遙地顫動着大腿，抽着烟好像是並不注意的樣子，可是他在靜聽他們所說的每一句話。

他暗地裏笑着他們缺乏事實的猜想，他也笑着他們對她盲目的崇拜。他想着只有自己了然的，能看清她是如何的一個人。他想着男人們有着的怪性情，尊敬着高傲得不近人情的女人。到現在，只有他是超羣的。

他聽着他們有味的談話，個人確認自己是對的，像有一條蟲子似地在他的嗓子裏

爬。他吃力地把它咽下去，可是很快地又上來了。有一種不知如何的不舒適使他難過，他翻着眼看着白花花的屋頂，又在看看地板；心中無論如何是不能寧貼下去。他以為那全然是自然的力量，如同把鋅片放到硫酸裏，就該有輕氣冒上來一樣，他不該加以反自然的阻遏，他該任它發出來，他決定了，他站起來，湊到他們那裏去。

於是由他那好天才的煊染把這件新鮮事散播了，他看見聽着了的人也在搖着頭，雖然是無關的事也好像惹他們很傷心。

他說完了的時候臉在紅漲着，如英雄一樣地站在那裏。但是頓然間他想起了太太吩咐過的話，他有一點狼狽，雖然微微有點心寒，也是很理直氣壯地站着。

——萬一這話若是傳到王女士那裏呢？

如此的思想掠過他的腦子，他的心情在一番黯淡之後又輝耀起來，因為他想着：

——那有什麼呢，我又不是憑空說，我是有根據的！

他周密的思想，像一個能攻能守的勇士。

既然把這件新鮮事如此傳播着，那被討論到的人就不會不知道了，這話是由她的同鄉朋友輾轉聽來告訴她的，說是談論着的時候，他沒有在那裏，否則就可以代她說明。她非常氣憤，她追想起來當她告了兩天假之後，爲着陪了從歐洲回來的弟弟觀光這城市，同事們用了如何惡毒的眼光在望着她。而那時候全未經意的話，想起來又是多麼有諷刺的意味。這侮辱是過於嚴重了，她眼睛裏竟然擠出兩顆淚珠來。

她想着自己若是有那力量的人，就把說這不負責任的話的人在手掌裏捏碎了。

在星期日早晨九點鐘的時候，有人在按着李家的門鈴。那時候李太太正在自己埋怨着女僕到菜市去得太晚，定然買不着新鮮的菜來；李先生還躺在牀上過星期日的好早晨，仰臥着唱小曲。聽見門鈴的聲音，李太太唧唧咕咕地走去開門，她以爲是女僕回來了。開門了，使她驚訝的是站在那裏的是前兩天還談起來的王女士，帶着冬天一樣的臉色，後面還有一個男人。李太太想起自己是光了脚穿着拖鞋的，睡了一夜之後，短頭髮又都豎向上面去，而且她也想到那件事，她露了一點窘迫的樣子請他們進來。李太太雖然

是露着笑容，對方仍然是凜若冰霜的樣子。

她把客人讓在客室裏，就急匆匆跑到臥室去告訴李先生。

「是麼，她這麼早來做什麼？」

他一面說一面敏捷地翻身下了牀，把兩隻腳伸到拖鞋裏，在立鏡前梳理一下頭髮，就披上了浴衣走出去。

最先使他看到的，就是那冷冰冰的臉，他很快地猜到來意，他的全身也為自心中發出來的寒冷繞行一遭。

「很對不起，星期日的早晨，有一點貪睡——」他自己哈哈地笑着，可是那嚴重的情形並沒有一點鬆弛下去。

「你們兩位倒是還早呢。」說了一陣，也笑了一陣，仍然引不起回應來。

「本來是不敢打攪的，——」可是王女士扳了臉說，着重在用意轉折的「可是」兩個字的上面。

他知道所猜想的是對了，他不安地用手搔着頭髮。

「我不是平白來攪擾，也可以說李先生自己要我來的，」王女士說着，窈窕地走了兩步，坐到椅子上去，望了同來的人說：「陳先生，你也坐。」

「不錯，我是陪了一個男人走路，但是他是我的弟弟，纔從歐洲回來的，姊弟同行總不該有什麼非難吧？」她的頭得意地微微向左右擺動。

「從前他和陳先生同學，所以我請了陳先生同來。」好像看見了他那新懷疑的樣子，就說了這句話，同時證明同來人的身分。

叫做陳先生的人，知道到了該有表示的時候，木然地點着頭。

「究竟我不知道這些話是從那裏說起來的！」王女士拖長了每一個字又沉重地說着。

「唔，這話我不是沒有根據，我也不故意造作，我可以找出來告訴我的人。」他慢慢地紅漲了臉說。

他到臥室去，把這件事說給正在給孩子洗臉的太太聽，她就成爲很負責很勇敢地答應着到樓上把沈太太請下來。

「若不是她來瞎說，我們怎麼能知道？把她找下來大家說一個明白也好。」

李太太失去平日的嫻雅，很快地跑到樓上去。

所有關係人都聚齊了，王女士正要起始說，李家的女僕轉回來，在忿恨中李太太沒有忘記申訴她還大聲地吩咐快些泡茶。

「這話我也不必再說！我就請問是那一位親眼看見的？」

「我們沒有看見，我們是從沈太太那裏聽來。」

「什麼，誰告訴你們的，我只告訴李太太一個人。再說，我說在街上看到王女士和一個男人走，這事情我沒有說謊吧？」

沈太太說完了把臉朝了王女士，等着用嘴用眼睛或是用頭的回答。

「我這人說話是肯負責的，我不會無中生有，或是顛倒黑白。我最恨那種人，惹出是

「非來還要卸去責任！」

沈太太在說着的時候揮着手臂，正巧女僕端了茶盤從她後面來，還沒有等李太太喊出來，茶水和碎磁片已經灑滿了地上。

李太太由一紅一白的臉，拉長着成爲極不滿意的樣子，用酸酸的語調說：

「您說話也犯不着這樣呵！」

「不要緊，幾個茶杯，回頭送下來，算不了什麼！」沈太太也不減少一點勇氣。

「得了吧，這不是小事情，平日的關係不是過得太多了麼！」李先生扯着苦笑的臉慢慢地說。

「究竟我不知道是誰說的在××旅館裏看見我？」

「我也沒有那樣說，我告訴他的時候好像是從××旅館出來，從那裏面出來也不一定有什么不好的行爲，也許是去吃飯。」

「我也並沒有多說，我因爲聽見他們在議論，所以纔把我所知道的說出來。」李先

生也自己表白了。

「李太太，可是我沒有告訴你王女士好像從××旅館出來吧？」沈太太得意地問着。

「我若是看見別人在街上走，我決不會當新鮮事說給別人聽。」李太太也頗有理由地反攻。

「我若是答應了人家，也決不會違背自己的話。」沈太太也不示弱。

「其實這事情我並不大注意，我早就知道人類是什麼東西，而且現社會的基礎是什麼我也明白。我自己想創造理想中的全人，於是就有人來中傷。就是一定有什麼作用，也不盡然，就是支配在一種天性之下，人類是不負責任地慣了。因為想動人聽聞，就把一件極平常的事說得頗有聲有色。我來的目的，純然是想來勸告，說到我的時候自然一笑置之，關乎別人的話，那會引出大的煩難來。」

王女士露了極不屑的樣子，說完了半仰着頭，就起身告辭。還沒等李先生把抱歉的

話說完，來客們已經走出門去。

沈太太一句話也沒有多說就跑到樓上去。

一個快活的星期日，爲這件事攪得黯淡了。他們聽到沈先生和沈太太一同上街去。近晚，又聽到他們回來的聲音，一些時，樓上的女僕就拿了還沒有解開的包袱，和一封信下來。那包袱裏是五個茶杯，信裏寫着：

「——因爲住在滿洲里的舍姊就要到這裏來，不得不請您在一星期之內遷居。茶杯是從秋林買來的，很對不起，找不着完全相同花樣的。」

李太太拿給李先生去看，他只是搖着頭，嘆息着，六月天的遷居，而且還要在照得白芒芒的街上去找適宜的出租房子。

李先生懶懶地出來說給樓上的女僕「知道了，」又回到自己的房裏去。李太太也在那裏無精打彩地坐着，他們的孩子進來扯了她要她出去看看。馱了晚霞的烏鴉，成羣地從東飛到西去，呀呀地煩躁地叫着。

「看這個有什麼好，怪吵人的。」
她揮開孩子的手，又跑進房裏去。



旋

「我不管，我不管我什麼都不管；我愛他我就去愛他——」長了蘋果樣臉的榆帶
了一點嚴重性，以致有些氣促，說着，把頭左右地旋動着像一個潑浪鼓。

她的臉，是更紅了。

「自然，我並不是想來管你；——」柳笑着說。

「柳說的對呀，我們不過想來問一問你怎樣來選擇你的愛人而已。」叫做椿的打
斷了柳的話頭。

這空氣好像緩和一點下去了，榆不是像方纔急於要說話的樣子，她的頭低着，手指
正在剝着一片蜜橘上的脈絡。

剝完了，巧妙地丟到嘴裏去，很有味地嚼着，把橘汁和口水的混合液體嚥下去。

「我并不是說他不可愛，我是請你告訴我他可愛的地方在那裏。」爲着想使榆說出她的話來，柳纔用着方法引她。

「你們沒有眼睛麼，你們自然能看得出來呀！」榆悠悠然地。

「那當然，他有漂亮得如一個女人的臉，還有高的身材，這就是很值人愛的；可是除此之外他還有什麼值得你醉心的呢？」

「我愛他，因爲他比我的年紀輕。」

「可是他愛你是不是因爲你的年紀比他大呢？」椿故意取笑着。

聽到這話，柳忍不住笑出了聲；可是她立刻輕輕把舌尖咬在自己的牙齒中間，裝做朝外望的樣子。

「說到年齡，我自然是比他大，他雖然并不是爲這緣故愛我；可是也不會爲這緣故厭惡我。」榆露了很得意的樣子。

「也許，我說的話你們還不以爲然，最好我能找一個淺近的譬喻——」榆說着，用

眼四面望，看看有什麼可以用來證明她的『戀愛哲學。』「就說這個吧，」她用手指了放在桌上的花瓶，「爲什麼要買這麼精細，這麼鮮豔的花樣呢？再說一句吧，爲什麼不買一個瓦瓶呢？」

說完了這話，榆的頭稍稍斜着，等着花瓶的主人的回答。

「瓦瓶還像樣子麼！每天看看都該厭出病來。」柳說。

「是呀！」榆像是正在期望着如此的答話。「你想着是一個戀人連一點點漂亮的外貌都沒有，那該怎麼活下去呀！」

把這不易解的至理說通了，榆帶了幾分高興的樣子，像有一點挑戰性的，在等着一個回應。

柳和椿都沒有說話，她們仍然是想笑出來，或是尋得着什麼適當的話把她的興緻冷下一點去；可是一時間她們沒有想出來，只好是在沉默着。榆又接着說：

「說到年紀輕的人呢，是有着青春的力量，是純潔的……」榆像在舞台上一樣

的，把眼睛微微閉起來，用了和諧，柔美的聲音說着。

「可是，榆，若是依照你方纔的譬喻，年代愈久的花瓶纔愈值錢呢！」椿故意說着，笑起來。

柳也再忍不住，任性地笑出了聲。這對榆像是太難堪了，她的臉又紅漲着，嘴動着，像是想說話，可是一時沒有說出來。終於在氣忿之中說：

「好呀，你們是想來取笑我，我這麼大的人還會不懂麼？」

榆邊說着邊向外走，連頭也不回。在她走出去之後，門砰然地響了一聲，關上了，一個墨水瓶從壁架上滾下來。

歲月在榆的身上好像是停留住了，一直有三年，她都說自己是二十歲。此外她說過十八歲兩年，十九歲兩年。這樣算起來，她該是二十五歲了。爲什麼不願把自己的年歲說出來，在現代，是通行着的一種謎。當着有人來問的時候，自然而然地就把十八，十九，二十，這三個數目任意地說出一個來；可是把二十一和二十之間看成了有極大的差別。若是

有那粗心的人，沒有等到她回答，就在問着「您是二十一麼？」那她一定感覺到一種恥辱，也就會把不快的樣子顯出來。在想把自已的年歲說成是那麼年輕，除去爲要人知道她還有青春之外，好像那個數目也是特別有音節，好聽。

實際上，她有特殊的本領，應用了 *Make-up*（裝扮）的手段，把年歲減去了五的數目字并不難。她的身軀稍稍是胖一點，她的臉是圓圓的，頭髮帶了最時髦的黃褐色，像長的龍鬚草一樣地披在肩上。她平日喜歡用直形圖案的衣服，用粉和胭脂可以掩去了臉上細細的縐紋，粗大的毛孔，和黑而小的粉刺。於是她的身材遠遠地看起來好像很窈窕了，臉是又紅又白像一個大蘋果。她還把眼圈染得黑黑的，像很熱情似的；眉毛拔成細長的，裝成了長眉入鬢的樣子。還有一點頗重要，頗值得說出的，對於女人們常常裝成小孩子一樣的撒嬌，她是異常地逼真，慣用。

她已經是大學裏最高一級的學生，可是最近愛上的人呢，纔只有十八歲，在大學一年級。她自己雖然不是像那些能同時有幾個情人，圓滑地使每個情人都以爲是她的真

情人的女人們一樣；可是前仆後繼地她也曾有了五個談到愛的男人。這期間是一點衝突也沒有，很順利地一個來了一個走了。也許在一個還沒有完全了結之前，另外一個插了進來；像這樣的時期，是再短也沒有的了。她因為一個空虛，緊緊地就接着一個充實；所以她一點也沒有感覺到能使宇宙都變成灰色的悲哀。她的體重反而更能增加些，臉更接近圓的形狀。而且，迥不相同的情話，在她的耳裏是像聽故事一樣地有趣。譬如最近纔在她心上消失的那個人來說呢，他是學哲學的，通身瘦得連骨頭也看得出來，平日還寫兩首詩，比她高一級，已經畢業了的一個憂鬱者。他所常說的是這樣的話：

「星星月亮在世界上有永恆的光，可是榆，在我的心上，它却不如你的眼睛那樣亮。我算做你永世的奴隸，服侍你，只要我還有一口氣。」

在說話的時候，他的臉也許湊上來；可是他那瘦瘦的，粗糙的皮膚，每次她總是想法能避開。他好像知道了，就又說：

「我知道，我不配愛你；可是我不信我自己是比蘇格拉底還要醜。心美的人，外形就

未見得是美的。榆，你說我的話對麼？」

那個輕年的，纔只有十八歲的小愛人呢，他的話是很不同了。

「哈哈，你知道我爲什麼愛你麼？你的嘴唇比太妃糖還好吃，我一點也不騙你。你喜歡吃太妃糖麼？下次我給你買來好不好？墨萊牌的比冠生園的好得多了。可是你一定要把這比太妃糖還好喫的東西再給我一次。」

他說着，就很迅速地親了一個嘴。

「這回比上回響得多了！」他還會頗饒興味地說。

先前的人是使她感到死板，沒有興味，可是因爲某種方便又不得不做成了親熱的樣子；現在的人是生動的，有興趣的，同時使她稍稍覺得一點疲乏。但是這疲乏使她有快活的回味，一想起他那豐瘦適宜的體格，有孩子一樣的天真一樣的甜的臉形，她就又自然而然地慶幸着，精神也提起來。

鼓着兩個頤，就是走出了門，也不回頭看一下，一直回到自己的房裏。她依樣很粗暴地拉開了門，又狠力地關上，把坐在椅子上捧着書睡着的莉，一下就驚醒了。書掉在地板上，莉也驚得站起來，左手輕輕拍着胸，嘴裏在嚷着：

「真嚇死我了，真嚇死我了！」

榆自己也忍不住笑了。

「什麼事你這樣驚天動地，把人的心都嚇掉了。」莉一面說着，一面就跑過來做成想打她兩下的樣子。

「饒了我呢，莉，下次不這樣了。」榆也一面閃着，一面求饒。

「下次再這樣可就一定要打！」

「好好。」榆也喘着坐到椅子上去。「呵，這是那裏來的一封信？」她忽然看見了放在桌子上的，一個洋信封。

「老媽子拿進來的，正巧你沒有在房裏。」

榆沒有再說什麼，只是開了信，那上面這樣寫着：

榆：我來了。爲了給你一個意想外的驚喜，所以我預先沒有寫信告訴你。我還帶來了

×地特產紅菱，來過一次，你沒有在；今天晚間我還回來的。羽。

「呵，想不到他現在回來了！」榆把信紙放下，低低地說着。

「什麼事情你自己坐在那裏瞎想。」

突然間，門又被推開了，柳和椿一面笑着，一面跑進來。榆想裝成生氣的樣子也來不及了。

「我就知道，榆不會真的和我們生氣——」柳向了椿說。

「不要亂鬧，羽又來過了。」

「他不是×地的機關裏做事情麼？」椿像頗熟習地說。

「是呀，可是不知道他爲什麼在這個時候回來了。」榆做成不在意的樣子，可是又

好像看得出有一點擔心。

「×地的鮮菱很出名，季候也對，我們一定有得喫了。」

「你想吃麼？你代我去接見他好了。」

「爲什麼我管這些事呢？而且他會知道我是誰？」

「怎麼，榆，你不想見他麼？」莉也放下了絨線，加入她們的談話。

「我真心勸你，這是不應當的事。就是你不認爲他是你的愛人，一個朋友那麼誠心來見你，也不該使他失望的。」

暫時地，榆沒有說什麼了，好像是這些話多少引起她再仔細地想一次。

「你們的話固然也是對的，」榆低低地說：「可是先要知道在戀愛上不是愛人就

是仇敵。想維持朋友一樣的關係，我認爲是不可能。而且你們不知道我的情況，我不應該背了他去接見羽，因爲他是那麼愛我，又是那麼喜歡忌妬的。」

「羽爲了什麼被你棄掉了呢？」

「我沒有愛過他，不，我那時是不得不愛他，因爲我空虛得要死！」

「你知道麼，那個年輕的孩子也是不得不愛你，因為他也許正在空虛的境況中，或是他想到你的身上試一試他的手腕。」莉的心中想把這樣的話說出來，可是實際上，也不過在心裏想了一次而已。

「你們沒有一個人能真的諒解我，除非你們自己身歷其境。說句老實話，我現在是不需要什麼同情，有了固然是好，沒有也不在乎！」

「那意思是說你不要朋友了！」椿忿忿然地。

「不是，椿，你一定不要誤會我。我是說我的主見不是像一般人那樣弱的。」

「別再說這些話吧，榆，你的文學史筆記抄過沒有？」柳問。

「她那裏有那些閑功夫，你要用，把這一本拿去吧。」莉從書架上取下了一本紅色的抄本，交給了柳。

「我要回去抄筆記了。」

「我也要走，習題還沒有做完。」椿也說。

她們走了，莉又把精神放到絨線上去，她就一個人默默地坐到自己的座位，她的腦子却在混亂之中，事情是明明白白地放在這裏，可是她自己反像一根蘆葦浮在水波上面，只是隨上隨下地，一點也抓不着實際。有時候看重了這一面，有時候又看重了那一面，最後呢，她還是走回，完全爲自己的主見，在心中重複着：

「我不管，我不管，我什麼都不管；我愛怎麼就是怎麼！」

秋之尾的景色，沒下去太陽的餘輝，照在楓林的上面，像一團燒着的野火。村徑上，有互偎着在蠕動的雙影。

晚餐的鐘聲，清亮而急促地響起來了。

纔從餐堂裏回來，洗過臉，在捧了一杯開水吃，女僕就推開門走進來。

「李先生，樓下有人來會你。」

「是馬先生麼？」

「不是，這位先生今天已經來過一次。」

「噢，我知道了，他真是吃完飯就趕了來——」

女僕正要出去，就被喊住：

「喂，你就和他說我不在家。」

女僕好像對於一切都很明瞭地，點着頭出去了。正在這時候，柳一個人跑進來，帶了一點高興的樣子說：

「榆，我從樓下走過的時候我看見羽了，他真的帶來兩籃菱，你一定給我一籃纔可以。」

「假使我若是有就給你。」榆冷然地。

「好姊姊，看在紅菱的面上，看在我的面上，你也該去見見他，那怕菱到了手立刻就跑上來呢——」

「那連人都不是了！」榆忽然又笑着。

柳也笑了，榆覺得她的笑很刺耳，像是有一點譏諷的意味。榆微微帶了不高興的樣子。

可是柳呢。很快又出去了。

女僕又走進來，手裏提了兩隻裝滿了紅菱的竹籃，還有一封信。她急急地拿到手中讀着：

榆：這一次我到上海來多半是爲你，可是你不知道什麼緣故不要見我，我知道你在宿舍裏，我望着你走進來。我還以爲我是幸福的，因爲我看見了你的背影。爲什麼不高興我呢？是我做了什麼不應該的事麼？你只要肯告訴我一聲，我是沒有不聽從你的。你不記得麼，我是完全屬於你的。我一點也不怨你，我知道一定是我的錯。我盼着你能爽直地把一切事都告訴我，我要合乎你的理想做去，我是急急地想在見見你。羽。

纔看見信的時候，以爲裏面一定寫了如何惡毒的話，尤其是他已經知道她是故意拒絕他。那時候她一定就可以把信撕成粉碎，心中一點也覺不到什麼。可是接到了信之後呢，事情倒有些兩樣了。他在信中是這樣溫柔，一點也不說她的過失，而且她好像看見他是如何殷殷地等着她的回話。她的心有一些不忍了，呆呆地兩手握著信紙，不知如何

走好的樣子。雖然她有的是經驗，可是不把妬恨成爲怒惱的，他恐怕是唯一的人了。她正想舖一張紙，詳細地寫給他一封信，裏面要說明自己並沒有愛過他，使他快些破了幻想，不要深苦着。字句間要流露着同情，也許就把自己說得一個錢也不值。這時候，女僕又走進來告訴她說是因來看她。

「你告訴他我就下去。」

立刻她的臉就被快活包住了，她把紙放回去，那封信揉成一個紙團丟在字紙簍裏。她又急急地解開竹籃，握了滿滿的紅菱，匆匆跑下去。

她跑到會客室，收住了脚步，一手推開了門，故意停住了，伸伸舌頭，臉上堆滿了蜜蜜的微笑，在沙發上坐着嘴裏嚼着糖的因放下手裏握着的兩節甘蔗，立刻走攏來，想拉了她的兩隻手。

「你看，我手裏拿了東西你也看不見。」

「那就放下好了，呵，那裏來的這麼多鮮菱？」

「朋友送來的，一個想不到的朋友送來的。」

「是熟識的麼？」因露了一點急於想知道的樣子。

「不是，」她說着，自己以爲缺乏自然，就又加了一句：「絕不是的。」

「這兩節好麼？」他又把甘蔗拿起來給榆看，「我在後門水果店裏費了好大事纔買來。」

「怎麼呢？」

「他們不賣，因爲這是特意從兩整支上選出的。」

「那你怎麼又能買來？」

「哼，多給幾個錢不就可以了麼！」他露着有錢的哥兒看不起錢的神態。「我替你削皮吧。」

因拿起一節來，又從衣袋裏摸出水果刀來。

「還是先吃菱吧，你試試好喫麼？」

「爲什麼不先喫甘蔗呢？」他帶了一點小孩子常有的爭勝心。

「你聽我告訴你呀，菱是鮮而淡的，甘蔗是甜的。先淡後甜是有味的，先甜後淡可就是苦的了。」

「我不！我一定要你先喫我的東西，不管是苦是甜。」他好像有一點命令式的，故意還把嘴撅起些來。

若是從前的人呢，她一定會不高興了，也許都不要就跑到樓上去；可是現在她自己覺得自己是軟弱了，一點什麼也說不出，也做不出，只好還是依着他的話。

她時時把眼望着他，看着他那美好的姿態，像不知事的孩子一樣地咬着，有時候遇到節子的地方，他就用了更大一點的力量，像一條小花狗咬住了一塊骨頭死也不肯放的樣子，終於他的目的達到了，他很高興地朝她笑了笑，她也就露着微笑。

她稍稍閉一下眼，想到方纔失望的走去了的那個人，她就知道自己的選擇是太差了。

可是在這時候，雖然是沒有愛情，對那個人也慷慨地起了一點憐憫。

忽然間，像夢一樣地，她看見那個人推開門走進來。

她覺得驚了一下，她知道他是真真一步步地走向來。

每個人都在望着其餘兩個人的臉，像從那上面看出的一些變化來，羽不是像他的信那樣溫和，臉更拉得長長的，緊緊地絞着眉毛。因露了莫明其妙的樣子，羽的臉又紅起來了。

「你什麼時候回來的？」羽用鐵一樣沉重的語氣，一個字一個字地說出來。

「我，我——呵，讓我先替你們兩位介紹吧，這是葉君——馬君。」

她說話不是像平常那樣流利，還吶吶地，聲音又有一點顫動。

他們懷着不同的心情打着招呼，在羽的含怒的臉上，露着不自然的笑。

羽看着散在地上的菱殼和桌上放着的紅菱，因為過度的怒惱，他以為自己是站在不貞的妻子的面前。

「我早就想得到這樣的一回事，我知道女人是什麼！我的推想永遠是不會錯的。」

——羽憂鬱地緩緩地說。

在這時候因轉過身去，向着窗外望，手裏剝着一只紅菱。

榆的頭低了下去，手指在纏弄着一方手絹。

「你欺騙了我，你玩弄了我；對於我的損失還不十分大，你對於自己，是降低自己的人格。」

「我爲什麼算是欺騙你呢？痛痛快快告訴你吧！我是不願意見你！」她不能再忍受下去了，急促地說出來；說過之後，她望着因，她希望着他也能替她說兩句話，可是他正在把剝好的鮮菱送到嘴裏去。

「這我也知道，自然你應該不願意再來見我——」

羽說完，笑起來了，他的笑是那麼冷冷的，這像無數的毒箭飛到她的身上來。

「我請你不要這樣笑下去，好麼？」她不得不用了一點溫和的語氣向他說。

「如果我的笑是使你不舒服的，那麼！我只可以向你說一聲對不起；可是我的自由還是我自己的。」他還是笑着。

「怎麼，你對於從前是一點也不顧及了！」

一時，她想起這話是不應該說的了，她看見因回頭望一下。

「是呵。你還想來說我麼？你應該仔細想想你自己呵！」

「什麼事情也不用想，我要怎樣做就怎樣做。」她只好又顯出來她那堅強的意志。「小姐，你那剛愎的個性該稍稍收起一點來了。」他像是很誠懇地給她一個忠告，同時用了憐惜的眼光望着她。

「你說這句話是什麼意思，請你告訴我。」

在她，也知道他的話是指些什麼，可是她還要向他問。爲的是什麼，她也自己不知道。他不想再給詳細的解說了，頭稍稍低下去，下唇咬在牙齒的中間，眼睛翻望着她。突然間，一直在靜默着的因說話了。

「我有一點事，我想先走。」他轉過身來，望了榆說。

「有什麼事？何必一定要這樣快，就走呢？」她露了焦急的樣子說。

「坐坐吧，我想說的話就要完了。」羽也裝成頗友好的態度。

「因，我想和你出去走走。」榆終於說了出來。

「不，我要去加入一個紀念生日的舞會——」

「怎麼，你又要去跳舞了麼？」她的聲音幾乎像是哭了，她想到他從前的誓言，可是現在呢，他又要走回她最不喜歡的路了。

「是，我要去，很久沒有去，倒很想去玩玩。」因毫不在意地說過，就走出了會客室。

她的眼濕潤了，急自把頭低下去，可是她不願意在男人的眼前顯出她自己的懦弱來，尤其是在羽的面前。

「我也要走了，我希望着你有一個光輝的將來，」羽拉長了聲音，微微向前曲了上半身，就走出門去。

她急急地跑到裏面去，在高跟鞋清脆地在樓梯上響着之外，有韻律的抽噎，和一滴一滴的眼淚在她的悲苦中擊着音節。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二月初版

版權所有
不許翻印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新中國書局

代售處

本外埠各大書局

著者
發行者
印刷者

靳以
新中國書局
新中國書局

實價大洋六角
(外埠酌加郵匯費)

▲羣

鴉▼

